

南藝文學創作獎

第四屆 得獎作品集

新詩

- 06 首獎 李承恩 / 藝史系
冬天
- 07 優選 沈欣皜 / 材創系
透氣比例
- 08 優選 張雅婷 / 材創系
未見
- 09 優選 施 澤 / 材創系
夾腳拖

散文

- 12 首獎 謝宜婷 / 藝史系
井
- 14 優選 黃宜婷 / 藝史系
熱紅酒與鹹味草莓蛋糕
- 18 優選 陳 霖 / 材創系
花裡，我看見水果的神情
- 24 優選 李承恩 / 藝史系
泛黃的高中週記

小說

- 28 首 獎 江元宏 / 應音系
黑帽與桑
- 41 評審團獎 陳 霖 / 材創系
藝大殺人事件
- 57 優 選 李相誼 / 材創系
金國王的魔法
- 65 優 選 王詩榕 / 應音系
錯身

評審委員

71 複審委員 / 決審委員

製作團隊

73 封面 / 攝影 / 編輯 / 主辦 / 指導

攝影 / 林子喬



攝影/游亞蓁





新 詩

首獎 + 優選



李承恩 · 藝術史學系 ·

1992 年生，新北市人。

曾獲第六屆 X19 全球華文詩獎評審獎。

冬天【首獎】

恍惚自無事的夢境裡回來
再次，我挾帶許多往昔的記憶
像羊群，許多遺忘的情緒——
又向我意識中的草原靠攏
這樣醒來。視線停留在寬敞的
書桌上，雲層朝這裡聚集
以宏量的體積，記憶泛著
漸灰的色調，逐漸蓋過
早晨的氣味……。咖啡涼了
好像有些什麼，我覺得
逐漸，那些能領略我的
是慵懶的吉他與大提琴
這樣一點一滴，敲
在我心底的聲音
以小雨的旋律前進。我彷彿
是隔夜燃燒的爐火
維持一種模糊的色調
以灰燼的質量

雲層朝這裡聚集



攝影 / 林子喬



果斑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

來自台北的沈昕皜，綽號是果斑，在國高中的時候就有喜歡寫一些文字的習慣，畢業時因為與一位詩人合作，認識了現代詩，於是創作的方式有稍微受他影響。經過了一陣子的轉換，慢慢找回自己的風格，繼續熱愛於文字的創作中，成為舒發心情的重要管道。

透氣比例【優選】

突然飽滿的視線
充其量只是肉體稍來這裡很擠的信息
沒有我們想得容易
只能勸你透個氣
別埋頭就悶在虛幻裡

你吞下門口地毯裡的迷藥
剛進門就順勢告訴妻小
每一天的某幾天中
寥寥的理想
被逼著都務實了起來
只能勸你透個氣
別 抬 頭 就 好



攝影/Erh Yun



未見【優選】

毛玻璃外臉孔潮濕
我們懷著彼此心事
各自背著對方收拾行李
梳理長髮。當你
窺視雲霧中那一片樹林
我是敏感易傷
奔跑的一頭鹿

是什麼使雨季再次延宕
記憶裡明亮的四月
廊下有我未竟的沈默
傍晚春霆發響
晾著的衣服都在哭泣
晴日裡我赤裸著身
果實落在胸口發熱
你像雨
遲遲不肯來訪……

儘管如此我仍躊躇不前
列車駛進月台
燈光閃爍
彷彿就要看見你
就能靠近海洋

我終於錯過了今日的末班車

想起十七那年分道揚鑣
是誰寫就你我不朽的文明
繁華的愛。煙花於夜裡綻放
河水蜿蜒
像我，未說盡的承諾



攝影 / Yuting Xiao



施澤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

之前在升學階段我一直都沒有在文學方面有突出的表現，也沒有經過甚麼特殊的訓練，在用字遣詞方面十分得淺顯易懂，一眼就能接收到我想要傳達的訊息，最自然不經過修飾的語言，我覺得才是最真誠也最能傳達給他人的一種方式。

夾腳拖【優選】

有人嫌你邋遢
有人嫌你隨性
有人嫌你過度暴露
反對你在正式場合現身
把你塑造出一種極度不莊重的形象

而我
卻十分佩服你的節操
以一種不拘小節
簡單純樸的性格
穩健地踏著 一步一腳印
一條簡單明瞭的繩索
從兩趾之間劃開
完全區隔了你與他人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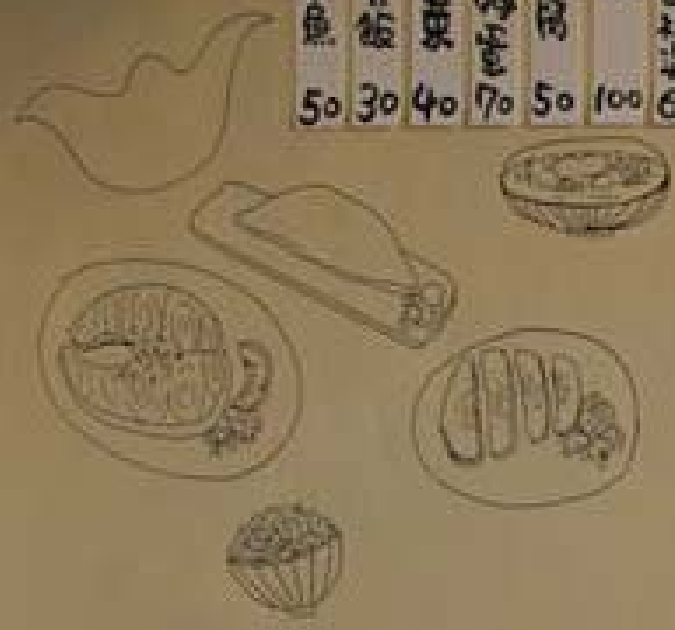


攝影/ 貳拾參



紅燒牛肉麵 120
牛肉麵 80
豬油拌麵 60

小籠湯包四神湯 60
炸雞腿 100
嫩煎豆腐 50
甜椒歐姆蛋 70
水煮波菜 40
薑蔥炒飯 30
香煎草魚 50



攝影／林子喬

潮州水餃 150
潮州春卷 180
潮州大腸麵線 180
潮州牛肉丸 50
潮州豬腳麵 30
(以上均含稅)

散文

首獎 + 優選



謝宜婷 · 藝術史學系 ·

目前就讀南藝藝史系三年級，喜歡旅行隨意走走、攝影，書寫單純為了記下每段印象的感動，但仍貪心的期望有天我的書寫能像秋天的銀杏般閃閃發光，令人喜悅。

【首獎】

井

「轟隆轟隆…」火車行駛鐵軌上，在清晨六點這顯得有些吵雜，大夥兒或坐或站但相同的是心思都不在邊上，我亦然，思緒穿透車廂開始看著那早已熟悉的風景，半個月了，每日每日的通勤，窗外景色早已與我的腦葉相生，我幾乎可以認出那沿著鐵軌的房舍門牌、超商數量、紅綠燈位置，但心底總期待著那平凡的日常風景有絲絲變化或驚奇。唉…事實是景色依然，連那鐵軌旁的藤蔓似乎也毫無成長，頓時覺得悵然若失只好閉上眼睛稍稍打盹，但，正要闔眼之際心頭突然一驚！那高架橋下何時有一口井？半個月以來我竟然沒有發現！乍看之下高架橋下的那口井灰暗且不起眼，叢生雜草隨意蔓延在灰色井壁旁，突顯它的老邁荒涼，井旁毫無人煙，井口也被封上，現在這口井徹底被拋棄遺忘，獨自挺立在漫煙中，我突然好奇起它的過去，過去的它肯定風光，那時好幾戶人家都必須仰賴它才得以生活，而今，村莊已被筆直的柏油道路取代，人們離開這前往那，只留下這井承受孤獨承受遺忘。

回到家我依然想著那口井，灰色的井與我過去的記憶相連，使我回想遇見的每一口井，不論是灰壁或磚砌，都深不見底。小時候對井印象很差，或許我能怪罪那可怕怪誕的民間故事吧？井啊！離不開可憐的婢女、含冤的婦人…等等，它明明是深受百姓仰賴的重要存在，但為何加諸於其身是如此鬼怪的傳說？那時我依然想不透。中學時鎮上正逢四年一次的「王爺遶境」，我永遠記得那駕著馬、滿身血，手中拿著鯊魚劍的老乩童，兇惡地對著鎮上那塊荒地上的井大聲斥責叫罵，本來熱鬧非凡的遶境吵雜聲戛然而止，眾人秉著氣息望向那井，夜晚的空氣徹底凝結了，氣氛有些弔詭，我嚇呆了！忘了怎麼回到家，這段插曲更加深我對井的懼怕，使得我在上高中以前對井抱持著恐懼、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



高中地理水資源課程中提到井，我心中油然升起那股厭惡恐懼，耳邊彷彿還充斥著那夜乩童的叫罵聲，我皺著眉神情有些不自然，老師看向我面露疑惑仍接續說到鹿港半邊井。然而這半邊井的存在對我如暮鼓晨鐘，將我從惶恐中喚回，半邊井徹底顛覆我對井的觀感及過去對它的恐懼，半邊井代表人的善良慷慨、互助互信，富人願意分享資源幫助貧困者，也信任「半邊」井的使用者不會在水源處下毒，半邊井是非常美好的存在，井打通人心的隔閡；井水滋養我們的善根，我的心境因此產生變化，出門旅遊時我開始留心井的存在。臺南的烏鬼井訴說荷據時期的歷史；澎湖的四眼井維護汲水的秩序；臺中的劍井迎接國姓爺的到來，伯益創造了第一口井，此後每口井都有專屬自己的故事及回憶，靜靜的奉獻默默的乾涸。

現今文明進步，為顧及健康及環境永續我們已不再依賴井水生活，它不再具有實用性，親眼目睹記憶中的一口井被填平抹跡，心裡是閃過一絲失落的，我希望後人不是只能從書籍、模型、影像資料閱讀井，而是能親自去看、去聽、去碰觸，圓圓的井口、粗糙的井壁、冰涼的井水、水桶與水的碰撞，這樣才是真正的與歷史相繫、保存下先民的足跡，井水或許會乾枯但記憶之泉可不能乾涸，未來我們才能牽著孩子的小手，領他到井旁告訴他井的故事。



黃宜婷 · 藝術史學系 ·

【優選】

熱紅酒與鹹味草莓蛋糕

潔白的雪花在颯颯寒風中紛紛灑落，猶如降落凡間的七仙女在空中優雅地迴旋。陳舊的茶色窗櫺上結著矢車菊般藍的寶石，潔淨而剔透。我將發好的月色麵糊倒進塗好奶油的模具，送入烤箱中。趁著這段等待的時間，我走到火爐前，在鍋裡倒入一整瓶的 M. Chapoutier Saint-Joseph Les Granits*，接著隨興放入兩顆多寡的糖漬柳橙乾、三根肉桂棒、少許的丁香、八角、荳蔻、嫩薑與幾片月桂葉，一起以中火烹煮至沸騰後，拿掉月桂葉轉至小火熬煮至少十分鐘，令酒精完全蒸發。從鍋中舀起一匙倒入透明的馬克杯中，放上一片被染紅的橙黃光暈，醇酒的緋紅稍稍安撫了我悸動的心情，卻也不禁感到五味雜陳。我坐在角落的窗邊看著皚皚積雪，一邊飲下妳最愛的熱紅酒，同時我的寒冷也隨著手心傳來的溫度，如吐出的白煙般，慢慢消逝在瀰漫著甜橙清香的稀冷空氣中。

片刻的悠閒過後，雪勢停歇，滾燙的烤箱中傳出陣陣的濃郁香氣，我如擁抱著新生兒一般，將剛出爐的海綿蛋糕小心翼翼的擺放至桌上。在溫煦的陽光陪伴之下，加入蛋液烘烤後的金黃表面更顯得閃閃發亮。鮮奶油因著迷而成了失魂的擁護者，宛如白雲一般，層層包圍住它們心中的耀眼巨星。鮮嫩欲滴的紅莓踏入了雪地之中，帶著在另一鍋中香氣四溢、好似紅豆糊般的前輩們插上旗子，大膽地衝破邊界並從高原上滑翔墜下，宣示領地。而我就如過往一樣，切下屬於我的那一塊，大口品嚐著妳和我之間的回憶。

「碰！」廚房裡滿天雪花紛飛，變成雪人的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地上爬起來，附上我的招牌燦爛笑容，將打好的麵糊高舉過頭獻給妳。而昨晚加班到深夜以至於面露一絲倦容的妳，先是低頭、伸手過來捏了捏我的鼻子做為我調皮的懲罰，然後緩緩地蹲了下來，溫柔地擦拭著我雪白的臉頰。在一聲清

脆的響聲過後，妳讓發胖的女孩穿上象牙白的典雅綢緞紗裙，以花朵刺繡為綴，再用浸過果膠而像穿著國王閃亮新衣的鮮紅草莓與杏仁膠做成的玫瑰花瓣增添浪漫的氛圍，一如當年妳嫁給老頭子的模樣一般，蛻變成光彩奪目的美麗佳人。

雖然妳曾示意過至此還只是半成品，需冷藏後才能嚐到絕代風味，不過沒耐性又飢腸轆轆的我，在五臟廟的催促下，還是從我構得到的架子上隨意拿了塊看起來還算是乾淨的盤子，迫不急待地打開冰箱門用手挖了一塊，放入我那早已口水氾濫的小嘴中。對我遇到甜食就無法自制的淘氣舉動早已習慣的妳，搖了搖頭、噙起一抹笑意，便繼續收拾那發生過動亂的戰場。

只是咬著咬著，我便感覺到似乎有哪裡不太對勁，在綿密而透出濃醇奶香的微甜奶油下，原本想像著會鬆軟到像跌進棉花糖沙發的我，卻覺得像坐在嘎吱嘎吱作響的老舊彈簧床墊上，毫無躍進空中彈過來、彈過去，享受涼風吹拂的暢快感。在此同時，我那連蔬菜粥偷偷加入胡蘿蔔汁都能馬上察覺出來的靈敏味蕾，感受到一股比平常的一點還要再多了一點……的鹹味。難道是自告奮勇說要幫忙的我，在剛才那一陣的混亂中，將罐上的鹽、糖二字搞混而加反了比例，成了破壞一切的元兇？充滿疑問的腦袋與焦慮不安的心緒令我陷入默然的沉思中……

注意到我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手中這塊碳水化合物如見到不知名生物的詫異眼神，流理台的潺潺水聲倏然靜止。在短暫的發愣中，聽到腳步聲逐漸逼近的我回過了神。顧不得舌尖的衝擊和平常總是把草莓留到最後才細細品嚐的堅持，我切斷知覺的感受，開啟麻木的自動進食模式，並從眼角的餘光中留意著妳那跬步不離的分身，恨不得在妳到來之前，嚥掉這一整塊，卻忘了在冰箱裡還有一大半，妄想天真地掩蓋一切。只是我再怎麼是別人口中的鬼靈精，也瞞不過像是個萬能魔法師的妳。在我還想不出說詞應對沉默時，妳挑了挑眉，看著被我咬過而參差不齊的蛋糕剖面，在圍裙上擦掉手中尚未完全乾透的水分，接過我以閃電般的速率嚥至最後一口的殘留物並送入口中後，眼神中不禁流露出滿是疑惑的神情，不發一語地離去。

看著妳在冰箱與流理台來回躡走的身影，咕噎咕噎的腳步聲就像是我死亡前的倒數計時，每走一下我的心就咯噎一下，想讓妳賞我個痛快，腳卻又像陷在泥濘地中裹足不前。幾分鐘後，妳面無表情的向我快速走來。正當我緊咬下唇、眯著眼睛準備接受判刑之時，妳卻摸了摸後腦杓，猛然露出羞赧的微笑向我道歉；其實是早上差點睡過頭的妳，睡眠惺忪地準備材料時，不小心把要倒入鹽罐的鹽包倒入了糖罐之中。

聽完的瞬間，我全身緊繃的肌肉完全鬆懈下來，如爛泥般癱倒在椅背上。見狀，妳從冰箱裡拿出了葡萄汁和放在高處讓我拿不到的黑色瓶子，分別倒入兩個鍋裡，再加入些有著稀奇古怪味道的葉子、樹皮和漂亮的茶色花朵與我喜愛的蜜餞烹煮。在光線的照射下，呈現出神秘的紫丁香色葡萄汁，有著酸酸甜甜又有點苦苦辣辣的奇妙口感，安穩了我的心神，身體似乎也暖活了起來。只是我在年紀稍長一點時才知道，原來一般的香料酒並不用烹煮那麼長的時間，而是為了怕我偷喝才養成如此的習慣。不過，這樣的習慣讓我好愛，卻也好恨。

自有印象以來，只要妳有準時下班，當我放學回家時，總是能在家門前的對面馬路上看到妳出來迎接我的身影。即使過了許多年，妳的這個習慣還是一直沒變，當我踩著高跟鞋一拐一拐地從公司下班後，仍然遠遠地在車窗裡就能看到妳那顯眼的碎花A字裙，直到那一天……連日的風雪令大地變為一片銀色世界，雖然早在幾天前雪就不下了，但看來雨神還是不肯放過我們，導致天空依然是灰濛濛的一片，令我無法欣賞到繁星點點與漂亮的滿月，而溫暖的陽光自然也就綻放不出來，導致空氣還是濕濕冷冷的，沒灑鹽的小路上雪水共存，薄冰遍布。

在我停好車，雙手拿著順道去超市帶回的大包小包蔬果及日用品並將車門鎖上時，我在車窗上看見疑似妳的黑影。於是我轉身向妳微笑招手並從容地向前邁步。就在我想加快步伐時，濕滑的溶雪十分不給面子地令我滑了一跤，跌坐在地。雖然我隨即向蛾眉皺在一塊兒而作勢想跑過來的妳，比出「我沒事」的手勢示意，但心裡其實正在哀號：「我的腰啊……今天真是倒楣，回家後恐怕得用藥酒推拿一下了。」正當我腦中充斥著這些雜七雜八的想法並從地上爬起來的那一刻，突然有道刺眼的光從左側照過來，在我下意識轉頭想看清楚時，就聽見震耳欲聾的喇叭聲與妳好像在叫喊著什麼的聲音，接著我似乎看到妳向我跑了過來，然後我就什麼印象也沒有了。

過了不知道多久，頭部與下肢的疼痛感令我迷迷糊糊地醒來。我環望著四周，看到妳倒臥在鋪著草莓醬床單的鮮奶油床上，於是我用手肘撐著地，向著我的手提包匍匐爬行，直到我的指尖能夠勾到提把。在我拿起手機對著另一頭嘶喊的同時，腥紅色的天空開始下起緋紅色的雨，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們討論著如何將那加了太多鹽的草莓蛋糕變美味的那晚，妳配合著我的童言童語，幻想能在一大片的鮮奶油糖衣上滾來滾去，在草莓醬中游泳，啖掉一顆又一顆的巨無霸草莓，大肆談論著我們的痴心妄想……冰冷的雨水不斷地打在我溫熱的臉頰上，然後從我的指縫間流逝，世界突然變得好安靜，我的聲音被淹沒在寂

靜的雨聲之中，連同我的意識一起沉沉的睡去……

曾經，砧板上此起彼落的咄咄咄，揉製麵糰的啪啪啪，鍋碗碰撞的鏗鏘鏘，咕嚕咕嚕沸騰的熱湯，與火爐上噗哧噗哧、以驚人的速度長大的麵包，就像各式管樂吹奏出的音符一樣，與妳隨口哼唱的旋律交織成一首悅耳的交響曲，令我夜夜安然入眠。但如今，卡帶裡的老歌傳來陣陣的沙響，曾經如此熟悉的妳的聲音，我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只依稀記得妳在家中忙上忙下的倩影。而我害怕總有一天，妳的模樣會在我的腦海中消逝殆盡，我再也無法在這間屋子聞到妳的味道……於此，紅莓的酸澀由舌尖蔓延到了心房，我不自覺地抿起顫抖的嘴唇，泛黃照片上的妳，開始於視線中變得模糊，蜜糖般的奶油中，夾雜著一波又一波，如海浪般襲捲而來的鹹味，於是我呆坐了半餉，遲遲無法起身。

後來，我聽見「啞啞」的開門聲與小女孩「達達達達」衝下樓的吵鬧聲，小女孩一看到桌上缺一角的蛋糕，便用手指著我並嘟著嘴說：「媽咪妳好賊喔！竟然自己先偷吃，不叫我。」語畢，便馬上向桌上的蛋糕伸出她的小魔爪，來不及阻止她的我，只好任由她去。

小女孩一邊大口咬下蛋糕，一邊笑著說：「好甜喔！」然後緊接著問：「媽咪妳為什麼要拿著阿嬤的相片啊？」我笑而不語，然後走到爐子前，將涼掉的香料酒再次加熱。

小女孩在一旁又說了：「媽咪妳在喝什麼，我也想喝。」於是我一邊拿出葡萄汁熬煮小女孩的份，一邊沉浸在 Syrah 濃郁的香氣中；各式各樣的酸甜果香撲鼻而來，同時又帶點胡椒的辛辣味，多樣化的風味在熬煮後不僅更加香醇，層次也變的更分明，喝起來口感滑順且餘韻悠長，礦物的氣息如同沉穩的妳帶給我安心的感覺……啊，原來妳一直都在這裡。

看著吃得滿嘴都是的小女孩，我用手擦掉她嘴邊的鮮奶油，然後舔了舔手指，低聲說著：「嗯，真的好甜。」

註・M. Chapoutier Saint-Joseph Les Granits：一種用 100% Syrah 釀造而成的紅酒，產區位於法國北隆河的 Saint-Joseph。

攝影/ 貳拾參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

一個由藝術所組成的有機生命體，始終相信自己的獨特，並維持自己的步調。興趣太多，優點是很有個性，缺點是太有個性；不喜歡被稱為文青，目前遇到最大的敵人是準時起床。

【優選】

花裡，我看見水果的神情

我已經許久沒有見過那樣的神情了。

當她告訴我要將來是準備要送我去美國讀大學時，當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反正也不過是說說對吧，對於英文總是平平，做事又沒幹勁的我，怎麼可能花那麼大筆錢呢！」面對著她，我沉默的點點頭，似乎是懂得她的意思，就像狗兒看著主人的叮嚀，心裡卻壓根不那麼回事。兩年前，我是這麼想的。

直到前些日子，考試的成績出來，我本以為平平的英文，卻讓同學羨慕、讓她歡喜、讓家庭教師倍感成就，卻讓我無比的困惑。突然間，我想起兩年前她的計畫，那已經讓我沒有反轉的餘地。

「該去辦護照了！」前天，她這麼對我說。

於是選了個她上班的日子，我決定獨自前去。從這兒坐車到嘉義火車站，莫約是半個小時的時間，我買了票，上車，那是中午的時段，車廂裡稀疏著，我將背包一放，屁股壓上坐墊，便拿出了隨身聽陷入黑暗的沉默。

隨著一站站的唱名下去，秋陽的角度轉大了，從車窗外透進來，照得整節車廂一覽無遺，空氣清幽著，從裏頭我嗅得到陽光及天空的味道。翠綠的田野混散著些許的休耕地，還有農舍、電線桿、對我的未來毫不在乎的麻雀，以規律的速度滑過車窗的框框。這看來是多麼愜意輕鬆的秋日午後，而我看起來，也是多麼愜意輕鬆的一位乘客。但是看著仍舊不斷滑下去的鄉里，滑得是那麼順暢、那麼輕盈，似乎是沒有甚麼能夠阻止這輛列車了，世間的一切仍順利運作，準備把我推往下一個我不知道的地方。

攝影/ 林牙牙



這裡有甚麼我知道的嗎？我不禁這麼問了自己，但卻後悔了，一想到那些熟悉的景象似乎不再有我的參與，昨晚的眼淚便不爭氣的湧了上來。我趕緊舉起衣袖抹去，裝作揉揉疲憊的雙眼，儘管車內沒有誰看我，但總覺得男孩子掉眼淚是很難看的，以前爸爸常這麼叮嚀我。

半個小時的瞬間很快就過去了，沒有誤點的車也沒有多給時間讓我獨自感傷，把那些感傷拋諸腦後仍是我一直擅長的作法。

「先生，坐車嗎？」我搖了搖手，揮別了車站前過度熱情的司機。

我想，走到辦事處的這段約十五分鐘的路，該是以我的雙腳走的。就像我們在離開時，總是捨不得走太快，似乎每一步都會有它的重量、似乎每一履都會留下些什麼，迎面吹拂的風會將你的味道帶向遠方，遞給曾經一起歡笑的朋友，當下次鳳凰樹的枝頭隨風搖曳時，或許又能想起一絲溫厚的髮香。儘管我們走了之後，常常沒有人記得自己，也於是，你漸漸的也記不得對方了。

說再見時，該是什麼樣的姿態呢？那會是什麼樣的語調？什麼樣的燈光？什麼樣的用詞？什麼樣的溫度？

啊～！多麼棒的帽子！

它第一眼就吸引我了，那是突如其來的、令人驚喜的完美。我看著櫥窗裡發著微光、披著渲染的天藍色中還潑灑了幾滴亮紫的、令人想像起青春與愛情的棒球帽，那是一頂多麼適合Y歡的帽子！我似乎可以望見她戴上，走在絢爛的街頭時以一種貴氣與調皮，吸引所有初春的陽光，讓彩花都成陪襯的綠葉，卻還那麼旁若無人地大笑，讓空氣中的水珠閃地更亮了。

美國也會有Y歡嗎？在別的地方，我好難想像別人也能戴起這頂帽子，不，這樣的帽子該是只屬於Y歡的吧。這樣一想起來，我好怕，好怕以後沒有人跟我一起細說調皮搗蛋的經歷、怕以後的走廊罰站的只剩我一人、怕在田野裡最後只留下僅僅一行腳印、怕我們在說完再見之後有沒有下一次的再見。

我墊了墊口袋，自認沒有足夠的空間把它買下來，儘管那可以換得Y歡更

美的笑容。我只能繼續前行著，繼續走過一間間店舖與身邊呼嘯而過的車流。我還是試著讓自己走得慢一點，並不期望能留下，只是希望每一片記憶裡的拼圖可以扣地緊一點。我知道，對現在的我來說，每台摩托車穿過身邊時的那種快感，想像讓風從安全帽的縫隙灌進去的感覺，都是特別的；每間店舖裡所有老舊的、新穎的、簡樸的、炫彩的物品，他們排列起來時自成一個世界的味道，是別的地方沒有的；尤其是每間充滿米飯、油麵、滷汁、青蔥、滾湯、涼拌小菜的、最令人踏實安心的小店子，每一口屬於我記憶裡熟悉的味道，他們是那麼簡單的存在，甚至是那麼理所當然地擴出了店面，踏到了騎樓與街道邊，卻是不經思考就理直氣壯地接受，讓人溫暖的存在。

我穿過旅店林立的巷子，在狹長的街道裡各個店員把守著他們各自不大的空間。

「先生，住宿嗎？要不要跟您介紹一下，我們住宿都有附早餐的……」我搖了搖頭，拒絕了對免費早餐過於執著的服務員。

我差點哭出來了，原來嗎？原來已經沒有人分清我究竟是歸人或是過客，那我還堅持些什麼呢？就像我自己說的，如果大家都漸漸的不記得，你自己記不記得似乎就不再那麼重要了。少了我，這裡並不會有甚麼改變，人們仍舊忙於趕車、吃飯、罵罵小孩；車子仍在紅燈前停下，百無聊賴地等著前面賣玉蘭花的阿姨走過；而路旁的野狗也不會因此多吠一聲，仍是滿不在乎的抬腳尿尿，戶籍上那小小的名子好像也不能代表什麼。

漫遊在這裡，是多麼奇異的感覺啊！這踏過的路究竟是懷念的歸途、純粹的路過、還是離鄉前的關口？抑或三者都是？

眼前的關口已經到了，雲嘉南辦事處就在眼前。我穿過陰鬱的走廊，瞥了一眼頭梯口埋頭理著鮮花的婦人，試著在凌亂的葉子中搞出一點美感與秩序，這裡修修、那裏剪剪，盡可能的不傷及花朵，好像那是甚麼更重要的東西似的。上了樓。潔白安靜的室內讓我腦子一片空白，只不過是照他所指示的，拿出先前填好的文件、以及準備些證件規費的信封袋在各個櫃台穿梭，像夢遊。

我想起原研哉寫的「白」。「我的設計就是以白為根基。」他曾這麼說過。

像畫圖，總是從潔白的畫紙上開始。該是先提起鉛筆，淺淺的、大略的、粗曠的留下些草稿線，向是捨不得弄傷畫紙似的，一切那麼小心細膩。再漸漸的，轉為更精細些的輪廓，甚至還略為標記了暗面與影子的方向大小，從最初的潔白漸漸轉為了線稿。接著或許是上了水彩，把畫紙打溼了，以大筆暢快刷

上了基調的主色，再混著調和過的暗調，把影子、背景、空氣中的氛圍建構出來，總是仔細思量著、考慮著每個色塊的顏色、光影，比較著前後立體的差異。慢慢的從粗曠的大筆，到略修細的中筆，最後到畫龍點睛的小筆，各色、各樣的筆觸，濃淡乾濕在畫面上輕快舞動，跳耀著鮮活的色彩與動感，那將是比照片還令人動容的畫面。

但我有時卻還懷念起那最初的白，潔白、乾淨的畫紙如白米、如雲朵、如婚紗般的令人不捨。更因為，那是一切的開始。

好比當下這被清亮的潔白佔據的腦袋，已經無法再思索甚麼，反光的磁磚也不太能留下我的腳印，我連弄髒的機會都沒有，我未來的一切，那樣未知的一切，就從這不大的室內、充滿死光燈似的、瀰漫著辦公室味道的、令人屏息的白，這裡的白是我的開始。

莫約一刻鐘，走完公定的程序，還未完全從夢遊中清醒的我便回到了喧鬧的樓下。

「該去哪裡呢？」我漫無目的地想著，既然別人已經可以決定，未來我要去哪裡；那麼至少這個短暫卻僅有的現在，我需要自己去決定。但我還未思考出頭緒，腳卻已然選擇了方向邁出步伐了，也對，不要讓自己停留在原地，不管由不由得自己，生活總是不斷在前進的。

我便這麼漫無目的的遊走著、漫遊著，這個我曾熟悉卻又陌生的巷弄。穿過了一條條的街道，已經是下午的市場仍懶洋洋地散發樸實的魅力。一個安穩的、服貼的味道使得生活是那麼令人享受，儘管只是或坐或臥地盯著小小的電視機，裡頭地節目正撥出著台語連續劇，甚至並沒有在看，不過是面對著電視機打著盹，但那樣的景色卻彷彿坐禪一般，人已經跟生活融為一體，沉穩地、安定地、旁若無人地煥發著，一種安靜的力量。在我記憶中，爸爸也曾帶著我走過，向兩旁的鋪子採買著熟黃的芭蕉、斟酌著軟硬的柿子、挑選著清甜的香瓜、比較著熱情的火龍果等等。

攝影/董嵐平



爸爸好喜歡吃水果。

我這麼幼稚的回憶著。我並不特別愛吃水果，但我好喜歡跟爸爸逛著街、買水果，爸爸總會拿起各式的瓜果，敲了敲、摸了摸、嗅了嗅、在手上斟酌著些甚麼，便知道了這水果的好壞。但那是我完全不懂的、神秘的方法，我一直不懂爸爸為什麼不必吃，便能精確地知道這水果甜不甜，像是這些各色各味的小精靈在跟他說悄悄話一樣。爸爸那時的神情，是那麼的精神，好像生活裡的憂愁都散了似的。

後來的爸爸，已經沒辦法再吃水果了，我只能買花去看他。當時，我會到這兒的市場來。

街邊的市場，賣花的、顧水果攤的、售雜貨五金的，和當時一樣，依舊一直在這熱鬧，我曾經離開過，而在這當下，我是真的要離開了，但這兒卻不曾有甚麼改變。那兒街角的花店依舊那麼殷勤的把花花草草擺到門外，隨風向過往的行人招手，鮮綠的葉一簇一簇，伴著丁香、百合、水仙、紫羅蘭、杜鵑、牡丹、芍藥、劍蘭、鳶尾、野薑、鳳仙、海棠、向日葵、非洲菊、各色的玫瑰及許多我不知名的小碎花，洋紅、鵝黃、潔白、夢紫、靛青、粉紅、彩橘、淡褐、水藍，似乎是匯集了大自然最豔麗的亮點全在這裡了。

這時，遠遠的來了一位婦人，我並不特別發現，但眼神卻將我確實的勾往那裡。我一步步、一步步地走近，觀看著。那位婦人推著車，一般乘貨的小推車，上頭堆放著各式各樣的花器，盆栽、鐵盆、底盤、高筒，有大有小、有胖有瘦，滿滿的堆在推車上和婦人一起慢慢的移動著，隨著路面的小顛簸和老舊的推車輪子，最上頭的盆栽一抖一抖地晃著。婦人的身型壯碩，但不胖，個子也小小地，前頭的盆栽都堆到了肩膀，而她一身的各種的小髒汙，有水花濺到的、碎葉黏上的、泥土灑到的、花瓣沾到的，撒得前排的袖套與圍裙一片絢爛，後頭的工作褲和雨靴也是整個繽紛。

走得近了些，她的表情，現在想起，那是我從來忘不掉的神情。

一頭簡單、俐落的短髮只削到了脖子，上頭已經有了些白雪的痕跡，但歲月也不只遺留在頭髮；額頭、眼角、臉頰、下巴，那是屬於五十歲以後的人，才有的皺褶與輪廓。但那卻不是滄桑，一點也不滄桑，儘管皺紋抹去了些許的風采，但那嘴邊的微笑，一股自信、輕鬆、陽光、溫暖的一抹微笑，卻像能照得百花綻開一樣的富有生命力，似乎是拋下了生活中的種種愁苦，一切都顯得

那麼光彩耀眼，那麼的令人感到溫暖與關懷，就像我曾在鄉下看到的，整片亮橘、火紅的花田在陽光中奔放著，風一吹，彷彿全世界都為之傾倒。那窗眼神裡，就是這麼樣的一片花田，閃耀著熱情與快活，像是整個表情、整個精神、整個人，在煥發著暖洋洋的宜人氣味、發著光，令人著迷。那樣的力量，似乎不畏懼著未來的一切，勇於生活、樂於在平凡中活出一絲絲的感動，儘管是一絲絲，卻已經足夠讓暖流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我了解那是一股認真，一股對生活的認真。從那眼角的皺紋中，我看到那種愉快，那樣帶著笑容的滿足，也許是剪完了一叢花、或是洗淨了髒污的盆栽、或只是在沒有客人的小空間裡靜靜欣賞滿屋子的香味，那樣看著花的神情，好像她看的不是花，而是什麼更重要的東西似的，令人陶醉、令人動容。

擦身而過的瞬間，我好慶幸她沒有看我，沒有看到我眼裡再也乘不住的淚水。我想到了未來、想到了生活、想到了朋友、想到了爸爸，想到了我最後一次給他買花。

那時，我給爸爸挑的花是矮牽牛。你知道矮牽牛的花語嗎？花店的大姊曾經告訴我：有你，我就覺得溫馨。



攝影/吳書宇



李承恩 · 藝術史學系 ·

1992 年生，新北市人。

曾獲第六屆 X19 全球華文詩獎評審獎。

【優選】

泛黃的高中週記

季節似乎只是窗外的裝飾。太陽每天升起，在走廊外面，將陽光照進室內。我被迫地走進教室，坐下，開始一天的行程，但我的心神猶像陽光下被照亮的灰塵，懸浮在空中堅決，猶豫，迷惘……。雲影略過，微風吹過遮起的窗簾，底下疏漏進來的陽光粼粼游動如水光，除此之外整個教室就是一片沉寂，筆末猶靜靜著於黑板上，時鐘延續昨日的行徑，今天又將再次繞過那一樣的地方。

有時候從書本分心，呼吸很微弱毫無生氣，或同時是擾動凌亂的，我看向桌上的木紋以及細淺的刀痕，彷彿提示了一些什麼，起身，走出教室，找一個無人的地方坐下，在時間的靜默與自由中去獲得一些自主，失去的價值。白蝴蝶成對地在樹林與修整的矮叢間隱現，展示著生之喜悅，自由，創造，美，還有必然的本能，愛；撲著如此輕柔而勇敢的翅膀，毫不擔心無人欣賞。

這樣的陽光很好，溫度適宜，濃度也像一杯調製得宜的奶茶，不濃不烈，不會使觸覺燥熱乾渴。氣味也是剛好的，似有若無。蝴蝶在我面前撲翅編織著最後一個夏天，陽光在前方，時間在前方，我感覺到這一切即將要結束……。

教室一間間暗了下來，人群在放學後的走廊逐漸散去，只剩風猶在走廊上徘徊，穿過牆磚之間間隙，進退無礙，彷彿重現白日的形式。彼此冷漠有禮，疏離而和善，擁裹著堅硬清晰的輪廓，始終沒有要接近的意思，你也是，我也是。彷彿一幅巨型的壁畫，把每日重覆的現象簡化成抽象幾何。

無燈的球場依舊有學生堅持，一些人在操場那邊慢跑。我選擇一個地方坐下，眼睛逐漸習慣黑暗，我逐漸習慣黑暗，在無人發現的時空裡平靜地瀏覽四周。明日太陽依舊升起，未來，現在，過去，有時候自思索裡分心，自經驗，脫離現實的時空座標，走向夢境，幻想——

一片無邊無際的廣袤草原，夕陽以同樣的浩瀚灑落下來，時間彷彿自這無盡的翠綠中撤退了，留下磅礴的空間在這裡俯視你，敬畏，讚嘆。忽然你看見遠方有一個身影背對著你。我感到一陣驚悸，驚悸有人在這虛擬的座標場域裡

找到你。她的衣著和髮色依稀陌生，熟悉，完好地融入這片風景。走向前去，風起的時候她的頭髮同草原傾斜的方向輕輕搖曳，比心跳溫柔，比夕陽還耀眼。刻意放慢腳步，景物在這時間停止的場域裡始終如一，彼此始終保持著一樣的距離。夕陽凝視著我，倉皇的腳步，有點猶豫，果敢，動身追逐著那或許的形象……。

夢境裡昔日的友人已經上岸，陽光猶在水裡舞躍，游動如魚群。此刻歡騰皆已散去，寧靜的空間突然空曠起來，獨留我一個人池水裡悔恨，以練習作為藉口，遲遲不肯上岸。昔日的玩笑最後還是傷害了他。這樣的方式，屬於青少時期特有的互動方式，藉由吐嘈與玩笑表示友好，其只是再次證明彼此的世界走不進去，熟絡起來緣此，不小心越界翻臉也緣此，意義隱藏在現象的反面。

這一切都要結束了……，我對自己說。

豔陽已升到天頂，跨越圍牆，到達草地的這一邊了；你再也不用翻越圍牆去追逐陽光，你在操場上不斷行走，一圈又一圈，彷彿在為最後的時光收束，一圈又一圈。草地上有鳥雀跳躍，抖落滿身晨光，然後你聽見教學區的鐘聲響起，緩慢地傳到這邊，光點在林蔭間眨眼，彷彿都要結束了，恭喜你，我記得班導在畢業上遞給我證書時對我說。班導是個怕麻煩的人，但在我初任幹部時，還有許多徬徨不知所已的時候，我記得她在晴雨的走廊和我交談許久，解惑，數次，如此。那時我便知道的臉上的不耐煩是種習慣性的，不是，不是出自內心的。我記得她嚴厲的時刻，勉勵的時刻，這些，我都記得的。一隻鳥在逆光下正好飛過正好墜落的葉，我恍惚成為那片落葉，在敞開的校門前零落飄搖，墜地。



攝影/陳孟榛



小說

首獎 + 評審團獎 + 優選



攝影/吳書宇



江元宏 · 應用音樂系 ·

如果你喜歡跑步、爬山、攝影、狗、貓、狐狸、弓箭、討論電影或文本、煮飯、摘野菜、在學校找塊地偷種菜、山下和美的漫畫、探險行動……請記得，我也跟你一樣喜歡它們。

【首獎】

黑帽與桑

森林永遠是靜謐而喧嘩的。宛如常年大樹的泰然佇立，其樹皮與樹梢則不時上演蟲蟻鳥獸之間狩與被狩的生動情景。這片遼闊的森林一如往常地沉睡著，即使一陣激烈的蹄踏之聲自樹林深處響起，森林仍然不聞不問。

一頭大角鹿飛奔於林地，躍足於岩間，其奔騰與跳動之勢驚動了樹梢的鳥兒，振翅與啼鳴之聲響徹森林上空。大角鹿向左前方快速奔馳，依靠聽覺的判斷，牠知道自己的左右後方，以及右前側，同時夾擊著三匹速度飛快的掠食者。

三匹白色野獸追逐著大角鹿，兩匹杜絕大角鹿轉向後方逃跑的可能，而右前方的一匹則牽制著大角鹿的逃竄方向。牠們的四肢迅捷有力，奔馳時脊椎與脖頸呈直線，皺起的長嘴與密佈的尖牙，無一不挑動著大角鹿原始本能的求生意志。

塵土飛揚，林道漸密。大角鹿的竄逃方向逐漸受到侷限，每一次的曲折奔騰，彷彿都被野獸追趕的意圖所左右。忽然，右前方的白色野獸向大角鹿欺進數步，大角鹿被迫向左拐個急彎，霎時，大角鹿驚覺樹木的高處有所異樣——樹梢上竟撲來一襲身影，一道銳利之物由上而下深深刺進大角鹿的後臀。大角鹿在奔馳中失去平衡，哀鳴一聲翻倒在林地上，四肢猛烈掙扎，白色野獸一擁而上，立時咬斷了大角鹿的脖子。林地裡血液四濺，三匹野獸，不，是四匹野獸，正分食著團體狩獵的成果。

那是三匹挺拔的白色巨山犬，以及一位沾染鹿血的人類少女。

○

在森林一隅的高崖之上，一匹白山犬肅穆俯臥，體型遠大於一般山犬的兩倍以上，其名莫娜。人類亦稱呼其為山犬神。人們傳聞莫娜擁有三百年的智慧，長有兩條尾巴，可通人語。山犬族類的地域性極強，凡是擅闖森林的人類居民都會遭到驅趕。山犬的存在，無形中也使得人們對於森林抱懷一股敬畏之心。因此這片森林至今仍保留著人跡罕見的自然地景。

高崖旁的林地上，身著獸皮戎裝的少女正依偎著一匹白山犬的柔軟皮毛，閉上眼睛沈靜地呼吸。少女對於莫娜的三個兒女各有不同的稱呼。咧起嘴來模樣最兇猛的叫做「牙」、狩獵時奔跑最快的叫做「趾」、其中少女最喜歡的是擁有一身柔軟皮毛的「白」。

微風吹過樹梢，落下幾片樹葉。少女緩緩睜開眼睛，從白的皮毛之中起身，看向高崖上的莫娜。莫娜凝視著森林的另一頭，其佇立崖頂的身姿彷彿一尊受人膜拜的狼神像。風中似乎混雜了什麼氣味。莫娜遙望森林遠方，仔細嗅聞著風所帶來的異味。

「莫娜，森林的另一頭有什麼嗎？」

莫娜收起遙望的眼光，默默看向少女，眼裡的深邃彷彿森林的盡頭，而在那盡頭之中，隱隱流露出一絲盤根錯節的複雜。

「小桑。想知道的話，就去看看吧。」

被莫娜稱作桑的少女望向森林的另一頭，她看見一縷烏黑，像蛇。裊裊攀向天空。

○

愈接近森林的邊緣，動物們的舉止愈是反常。「森林的另一頭發生了什麼事？」小桑向焦躁不安的野豬問道。野豬向小桑發出幾個尖銳的吶鳴聲，隨即向森林深處竄去。

「樹正在倒下、小鳥們很傷心、家園消失了……？」

小桑加快腳步，在林間飛快奔跑著。自幼與白山犬一起長大的她，無論是速度

或體能一點也不輸給山中的動物們。前方的天空不知為何瀰漫陣陣黑煙，一股從未聞過的嗆鼻味迎面而來。小桑在樹葉遮蔽處停下，她聽見不遠處傳來吆喝呼喊的聲音、此起彼落的物體撞擊聲、木頭燃燒的霹啪聲響。小桑以潛伏之姿緩緩前行，逐漸看清楚森林邊緣正在發生的事。

「啊，跟我一樣的身體……那就是人類嗎？」



攝影/Mandark Ravel

小桑曾問過莫娜，為什麼自己長得和其他白山犬不一樣？那時候莫娜只是舔了舔小桑的頭髮，彷彿替幼獸梳理著毛髮，並笑著告訴她：「小桑，你擁有的是名為人類的身體。你的心卻是屬於山犬的，你是我的女兒。」

此刻的小桑卻難以置信，數十名與自己同為人類的人們，正以沒見過的硬質器具不斷砍伐著森林的樹木，再毫不留情地將木頭置入巨大的鍋爐裡焚燒。森林邊緣的樹木已成一片狼籍，鍋爐裡的木頭揮發著大量漫天煙霧，小桑完全不能理解眼前的景象。有幾隻野豬倒在森林邊緣，一動也不動，看似已經死去。小桑心中忽然感到一股憤怒，牠們的死竟如此毫無價值，並非出於狩與被狩，僅是無用地被棄置於一旁。

正當小桑猶豫著該如何行動時，身後傳來一陣高亢的狼嚎。樹林騷動著，葉片紛紛落下，莫娜領著三匹白山犬自森林之中飛躍而出。

「山犬神來了！」

一名武裝男人叫喊著，敲起鼓鑼，一面招集武裝部隊進行迎擊與防衛，一面指示砍伐人員的撤退行動。

小桑看著莫娜與兄妹們衝進人群之中，眼前一陣兵荒馬亂，逃竄的逃竄，打鬥的打鬥。因狼爪和利牙而受傷的人們高聲哀嚎著，白山犬在人群之中不斷發出威脅的咆哮與低吼。眼前由人類與野獸所交織的混亂戰場，使得小桑感到一陣暈眩噁心，禁不住昏迷而倒在樹叢裡。

○

小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回到山崖上。她以為只是做了一個可怕的夢。當她看見身旁三匹白色野獸的毛皮上染著片片血紅時，她才不得不面對這一切的事實。小桑迴避著白山犬們的視線，默默地望向森林漆黑的深處。白彷彿可以感受到小桑的心情，以鼻尖輕觸她的肩膀與臉龐，溫柔地來回摩擦。小桑咬緊嘴唇，流下兩道眼淚，她大聲地向崖上的莫娜喊道：「人類的身體，我不想要！」小桑頭也不回地向森林深處跑去。兄妹們正欲追上，莫娜卻輕聲阻止：「讓她去吧……！」

小桑在夜晚的林道裡奔馳著，彷彿要把身體裡所有的不甘與憤恨盡數傾瀉。循著皓白的月光，她不問方向地直往森林深處。小桑不停地奔跑著，直到完全沒了力氣，倒在林地上流淚。她討厭這副身體，夜晚會冷，牙齒不夠銳利，四肢不像她的兄妹一樣修長健壯。為什麼自己不是山犬，而是人類呢。往後她要如何面對這一片森林，面對莫娜與兄妹們，以及她自己……

小桑靜靜地沈澱在森林的懷抱裡，儘管情緒激亢，但她仍然保有高度的警覺。小桑已熟習森林的法則，任何的疏忽與大意都有可能讓她失去生命。小桑深知森林裡的動物們，平時都是保持著清醒與放鬆地生活著。這點使得動物們與這片森林同樣美麗。小桑一點也不害怕死亡，對她而言，生命從來不是只有一次，而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就像被她捕食的獵物會忠實地作為她的一部分，共同生活下去，而自己有一天也會回歸這片森林一樣。小桑的心裡明白，自己從森林裡來，也該往森林裡去。那麼，自己身為人類的事實，又該如何看待呢。小桑在夜晚的森林裡沈思著。

○

達達拉城的一隅幽閉角落，座落著沒有人敢接近的偏僻庭院。居住在庭院裡的人們常年以頭巾、口罩、紗布將身體遮蔽得密不透風，只留下一雙泛黃的眼睛和畸形節瘤的雙手。一旦染上痲瘋，生命必滿佈痛苦與艱難。這是數十名棲身於庭院的患者共同的體悟。他們有的躺在草蓆堆裡，遠遠看去彷彿早已了無氣息，有的正忍受皮膚傳來的奇癢與灼燒而掙扎呻吟。

阿時戴上口罩，眼神藏不住對於這座庭院的恐懼。這裡彷彿生界與死界的交匯。病體如衰敗與腐朽的具現，令對於生命美好有所想像的人們難以直視。阿時心裡有些後悔，黑帽大人明明說過自己可以不用跟來的。阿時佇立於門旁，默默看著黑帽大人正為病患清洗腐爛的傷口。

黑帽大人沒有戴上口罩，如同在人群往來的街坊上、如同在自己的城堡裡，她的裝扮一如往常。她嘴上那抹輕輕上揚的艷紅像是對於死亡與腐朽的宣戰，深黑肅穆的外衣下襯著一襲鮮紅的小袖。端莊整齊的高挺黑髮與這幽閉庭院的患病殘敗竟是如此唐突。黑帽大人細心地擦拭病患每一節滿佈斑疹的皮膚、清理化膿的傷口，再替病患纏上新的雪白繃帶。面對變質皮膚所傳來的惡臭，她一次也沒有皺過眉頭、掩上鼻子。

「明明是一條毒蛇……為何如此對待我們……？」病患的顫抖的聲音分不清是痛苦、感激、或是嘲諷。

阿時可以理解病患的困惑。黑帽大人無情地刺殺了身為達達拉城主的丈夫，取代了城的最高地位。那夜，除了黑帽大人的親信部隊，所有的男人與女人都無法意會過來，一個女人竟要統治一座城。為整肅異己，她極刑處死了所有試圖反抗的男人，以高壓的手段鎮服城中的居民。

黑帽大人仍掛著一絲淺淺的微笑，默不作聲地擦拭病患的身體。病患嘆了口氣，嗓音因病菌侵犯黏膜而顯得嘶啞不堪：「我詛咒這個世界，詛咒身為人類卻得病的自己，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想活下去……黑帽大人，請恕老朽無禮，有傳聞說大人您曾是位妓女……我想也正因如此，您比任何人都深知，每一個人都希望有尊嚴地活下去……您是唯一把我們當做人來看待的人，不害怕我們得病，清洗我們腐爛的身體，纏上紗布……無論您是條毒蛇或暴君，我都……」病患忽然劇烈地咳嗽，黑帽大人只是靜靜地握住他的手。

黑帽大人直視著病患混濁的雙眼，默默地看著病患捨不得闔上的雙眼終成一條黑線，才起身離去。

○

那是一個動亂的年代。因為農業技術發達，人類的生活逐漸富裕，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開始脫離領主大名的勢力影響，自立其城鎮。因為領主勢力的衰落，無視法紀的盜賊們也開始崛起。燒殺擄掠、人口販賣是強勢者與弱勢者之間的常態關係。

阿時便是那時被販賣到達達拉城的女人，作為商品，作為奴役，在市場上流通交易。女人的地位無論高低，都以男人作為生活的中心。提著武器奔送戰場的是男人，在盜賊出沒的林道運輸資糧的也是男人。阿時也覺得服務男人是身為女人應盡的回報。她對於生活也不抱有想法，只知道打理好男人所需的一切，就是生活本身。

因此聽聞黑帽大人刺殺達達拉城主的消息時，阿時完全無法反應過來。一個女人可以勝任城主嗎？這些事情不是應該交由男人決定嗎？正當阿時發愣時，門外傳來一陣吵雜喧鬧聲，其中有一個阿時熟悉的聲音正吆喝咒罵著，那是當年在奴市場買下她的主人。

阿時正要出門探望，便聽得轟然一聲巨響，映入眼簾的則是癱倒於血泊當中的主人。

「抱歉，他堅決不願意釋放你，還試圖攻擊我們，所以我將這個人給殺了。」阿時看見一群武裝的女性部隊。其中一位黑髮高挺的顯眼女性，扛著肩上一枝冒煙的石火矢，微笑著對她說：「從今天開始，這座城沒有一個人可以是奴役。如果你不知道何去何從，就跟著我來吧。」

黑帽大人說完便帶著部隊繼續前進，留下仍在原地發愣的阿時。不知是主人已經死去的緣故而害怕自己流離失所，或者眼前的這位女性似乎存在著一股悸動自己內心的光輝，亦或，阿時什麼也沒多想。她望著黑帽大人邁開腳步與漆黑肅穆的外衣，飛快地跟了上去。

○

達達拉城原本就是一座煉鐵之城，叮叮的冶鐵聲不分日夜地自城中敲響。灰暗色調的建築物不見一絲綠意，座落於巨大的湖畔旁。湖岸的上空滿佈人們所製造的濃煙，而圍繞在城邊的是密密麻麻的木樁與柵欄，用以防範日益劇增的騷亂。達達拉城裡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座巨大的煉鐵爐廠，塔塔拉的人們日夜不斷地踩著鼓風機，不讓鍋爐的火焰熄滅。

自從黑帽大人統治達達拉城以後，整個城鎮的發展有了嶄新的變化。女人取代了男人踩踏鼓風機的勞力工作，將男人額外分派至森林邊緣採集林木與鐵砂。因此煉鐵的速度比先前提升了許多。黑帽大人甚至安排工匠進行技術的傳承，將武器工藝交給庭院裡的癡瘋病人們負責。

工業的提升帶來達達拉城的日漸繁榮，隨著經濟貿易與工業技術的進步，人類對於自然資源的需求也日漸提升。在達達拉城，生產三公噸的鐵需要十公噸的木炭，相當於砍伐一百平方公尺的森林資源。因此增加至森林邊緣進行採集的人員是必要的策略。

今天黑帽大人接到一則緊急報告：森林邊緣的砍伐部隊遭到山犬神的攻擊。黑

帽大人聽了消息以後，沈默許久。終於，她向近衛下達了一道指令：

「集結石火矢部隊、噴火柱部隊，明日清晨前往森林邊緣進行山犬神的討伐。」

此言一出，近衛大驚，不可置信地說：「黑、黑帽大人，那可是神明哪！」

「神明又如何？傳令下去！」

「是、是！」

近衛慌張離開了以後，黑帽大人靜靜地望著森林方向的天空，向著無形的遠方輕聲嘆息。

○

原本在見識白山犬的野性力量以後，伐木的男人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再接近森林邊緣的。但今天黑帽大人親自來到了林地，男人們怎麼能表現出退縮怯弱。況且，黑帽大人後方所架設的數十石火矢與噴火柱部隊也令他們壯起膽子來。

「奪！奪！奪！」的伐木聲開始響起，迴盪於一棵樹的樹幹，迴盪於森林的上空，迴盪於山崖頂白山犬的耳裡。

黑帽大人靜靜地等待，看鳥兒在斧聲的動盪之中飛離家園。看樹木一顆顆轟然倒下，落葉紛飛。看燃起的木頭所騰起的濃煙，密佈整片森林上空。

幾刻鐘的時間，黑帽大人等到了，那遠處的一聲狼嚎。

「伐木組迅速撤離！石火矢部隊裝填準備！」黑帽大人下令道。

森林中的樹葉開始騷動起來，所有的人們目不轉睛地盯緊森林深處。

「第一石火矢部隊發射！」

轟的數聲雷響，高溫的鐵彈射進樹林裡，三匹白色野獸分別從左、右、前方迅速竄出，躍向武裝部隊。



攝影/貳拾參

「第二石火矢部隊發射！」

白色野獸迅捷的速度再配合左右橫移的踏步，閃避了多數直射而來的鐵彈，牠們作勢向前猛衝，又迅速拐彎奔回樹林裡，似乎是在觀察人類所使用的新武器。

「哼，狡詐的山犬。三隻都是小的，莫娜沒有出現嗎……」

「第三石火矢部隊發射！」

這次奔騰而出的是速度最快的趾，牠迅速穿梭在森林與部隊之間，宛如一道白色的閃電。而趁著部隊交換的空檔時間，牙和白也分別從左右不同方向竄出夾擊。

「火矢部隊撤退，噴火柱部隊預備！」

三匹野獸見火矢部隊向後退去，便加速腳步迎向武裝部隊。此時距離眼前的人類不到三米，牠們勢在必得。然而令白色野獸意想不到的，眼前的人類竟然吐出一陣熊熊大火。

趾和白大驚拐彎，牙則來不急閃避，全身泛起祝融的彌天光火。

此時一陣狼嚎響徹山林，巨大的莫娜從森林之中現身，猛力奔向黑帽大人。

「噴火柱部隊撤退，第一石火矢部隊預備，發射！」

在槍響的瞬間，莫娜後腿一蹬，宛如雄鷹凌空，橫越所有迎面而來的鐵彈，其強悍的身軀落在隊伍中央，發出巨大的聲響，並沖散了隊伍陣型。莫娜無堅不摧的爪與齒立時在人類的肉身上展開反擊。方才著火的牙則猛烈地在地面上打滾，在塵土飛揚之中掩息了身上的光火。趾和白見莫娜出現，立刻重回戰場。

「不要驚慌！噴火柱部隊集中攻擊莫娜，石火矢隊朝外面的山犬射擊！」

莫娜迅速地咬斷了幾個近身武裝的脖子，然而在看見噴火柱對準牠的瞬間，莫娜還是不得不立刻閃避。兇猛的火龍驅離了莫娜近距離的威脅，矢火矢部隊則朝外圍的三匹山犬猛烈射擊。

莫娜見狀，向天空發起一聲狼嚎，三匹白色野獸只得迅速撤回森林裡。牠們依恃著迅捷的動作，躲過了大量子彈的追擊，但白的腹部還是不幸中了一槍。點點血花隨著白色野獸的折返流向森林深處。

「黑帽大人，要追擊嗎？！」

「不必。」黑帽大人望著白所落下的血花一會，然後說。「山犬神暫時不會回來了，石火矢和噴火柱部隊重新整隊，伐木部隊幫忙照顧傷患！」

○

小桑回來的時候，白已經沒了呼吸。趾和牙不會哭，只是不斷低鳴嗚咽。小桑將臉埋藏在白那一如往常的柔軟毛皮裡，不停流著眼淚。

「小桑，不要難過，白只是回到山獸神那裡去了。」莫娜輕聲地說。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看見白再也不會動了的樣子，心裡覺得好痛……！」小桑啜泣著。

「白為了森林獻上自己的生命，是我們山犬族的驕傲。小桑，祝福白的離去吧。」

夜黑的森林闐然無聲，只聞得小桑的輕泣，過了許久，連小桑的聲音也停息了，此刻的森林是全然的寂靜。

皓白的月光穿透樹梢，落到林地上化為一片片湖面光影，地面湖光隨著樹葉搖曳著。小桑仍伏在白的身體上，眼淚溼濡了毛皮。小桑輕撫著牠已不再流血的傷口。

「媽媽，我是山犬。」寂靜之中，小桑的聲音劃破了黑暗。

「小桑，你是我的孩子。」

小桑堅定地抬起頭，自腰間拔出一把銳利的牙刀，在月光下輕輕刺進白的身體裡。

「白，我們一起活下去。」

○

今天達達拉城的夜晚不同以往，熱鬧非凡。黑帽大人成功擊退了山犬神，人們拿出陳年釀造的好酒、煮烤豢養的豬隻來應景作樂。大廳裡擠滿湊熱鬧的人們，女人與男人同桌喝酒談笑，滿室瀰漫著慶典般歡愉的氣息。

「黑帽大人可真厲害！以前人們看到那森林就害怕，完全不敢靠近一步，如今竟然可以擊退山犬神，真是不可思議！」男人扯開嗓喉大聲地說。一群人也附和著，開始誇耀起自己如何面對巨大的山犬神，加油添醋地描述打鬥的過程。

「如果有一天可以穿越森林的話，就不用繞過這麼遠的山路運送米糧了！」也有人這樣感嘆著。「說起來，在達達拉城還是當女人最幸福了，不用冒著生命危險外出，還有我們男人千辛萬苦運送回來的米可以吃。」

「呸！你們買米的錢還不是我們日日夜夜踩著鼓風機賺來的！」女人們一邊喝酒，一邊不滿地回應。

「什麼話！要不是我們在外面砍伐木材，鼓風機哪來的木炭可以燒呀，到頭來最辛苦的還不是我們？」

「你這傢伙！」女人將酒杯重重擺在桌上，怒視著發言的男人。

大廳裡歡笑與爭吵聲此起彼落，黑帽大人走了進來，拍了拍手。大家頓時收住聲音，看向黑帽大人。

「好了，好了！達達拉城要擔憂的事可多著呢！前些日子我們才趕跑了大名派來徵取稅收的使者，可沒閒功夫讓你們瞎吵鬧哦。」

方才那一桌爭吵的男女頓時臉紅了起來。黑帽大人接著向眾人朗聲說道：「這次擊退山犬神的事蹟可以證明，人類已經不同以往了！我們有能力去創造與取得資源，從今以後，人類不必再看神明的臉色過日子了。大家，為了人類的進步舉杯吧！」她舉起盛滿美酒的杯子，迎向眾人。群眾歡呼著與黑帽大人一齊飲下溫潤的美酒。

實際上，黑帽大人要顧及的戰事範圍不僅僅於與山犬神的爭鬥。人類與人類之間的相互威脅才是最為迫切的問題。達達拉城已經成為工業與經濟的一大重鎮，會被領主大名、強盜殘兵所覬覦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為此黑帽大人必須大量生產石火矢等武器，作為守護這片家園的基石。

離開酒宴以後，黑帽大人來到偏僻的庭院，向守門的癡瘋病患點頭致意：「打擾了。」便走進了屋內。

「哦！黑帽大人，您要的東西做出來了，請試試吧！」病患遞上一柄擦得光亮的石火矢。她接了過來，拿在手上掂了掂，思付道：「已經做得很好了，比其他領主用的石火矢都還要精緻。不過還是有點沉，最好是能夠讓女人們也能操作自如。」

一旁打磨著金屬的病患聽了笑著說：「黑帽大人，這把已經是我們最輕的作品了，再削下去都要變成紙片啦！」

「是嗎？辛苦你們了，期待更厲害的成果喲！」黑帽大人也笑著說。她將石火矢恭敬地遞回給病患，便告辭了。

○

那晚，圓月高掛，人們沈醉在歡慶的氣息之中，只有黑帽大人一個人清醒著。她想著在斧聲之中逃離家園的小鳥、想著白山犬所流下的血液。「神明啊，要詛咒的話，就詛咒我一個人好了。」她漫步在夜晚的達達拉城裡，環視這座她努力建立的理想家園。黑帽大人想起，阿時曾提起膽子問起她的過去。有人說她曾是個妓女，也有人說她是海盜的妻子，關於黑帽大人的謠言和傳聞數也數不清。然而她從不賣弄自己的不幸。她所選擇實現的，是這裏的弱者不再受到奴役與販賣，患者不再遭受輕蔑與遺棄。

「啊，必須盡快讓女人們也能順利使用石火矢才行呢……」黑帽大人喃喃道。接著她聽到了一個聲音，即使只有一瞬，她仍聽得很清楚，那是人的呼吸聲。那呼吸卻是非比尋常的憤怒！黑帽大人驚覺之下拔起腰間的佩刀，轉向身後，只聽「叮」的一陣聲響，她格開了一柄迎面刺向的兇殘牙刀。那襲來的人影乘著反彈的後座力躍上了平房的屋頂，在月光柔和的照耀下，黑帽大人看清楚了刺客的模樣。

那竟是一位少女，身上披著雪白的獸毛，頸部繫著一環獸牙項鍊，精悍的四肢像是久經訓練的戰士，不，更應該說像是一頭自然野獸。「你是什麼人？」黑帽大人向屋頂上的少女質問道。少女一言不發，晃了晃身子，彷彿野獸狩獵般地撲向地面上的目標。黑帽大人向後一躍，閃開少女的落地直擊，然而少女的雙腳才接觸地面，便彈簧般地再次迅速襲向黑帽大人。

黑帽大人一次次格開少女兇殘的攻擊，她深知這不是人類所使用的戰鬥技巧，那是模仿利爪和尖牙的使用所發展出來的野性鬥術。她看向少女的雙眼，那雙眼蘊含著無盡的憤怒，彷彿大樹燃燒的情景。她頓時明白了一切。黑帽大人向著少女的空隙出了一刀，少女急忙擋開，兩人頓時拉開了幾步的距離。

「啊啊，你是山犬養大的女孩，是吧。」黑帽大人輕輕笑著說。「看來你的心已經被山犬給吃了呢。」

少女勃然大怒，向前揮出銳利的尖刀，直向黑帽大人纖白的脖子。「哎呀，這可不行，要像個人類一樣，把別人的話給聽完才行哦。」黑帽大人一面防守著少女的刺擊，一面調笑著說。「小女孩，你明明是個人類，怎麼會以為自己是隻山犬呢？」

「閉嘴！只要你死了，森林就會恢復以前的樣子！」少女怒斥著。

「哦，原來是會說話的呀。看來你的母親也為了這一天做了準備，不是嗎？」黑帽大人盯著少女熾燄般的雙眼。「你這副為了家園而戰的樣子，真是像極了人類呀！」少女試圖欺進黑帽大人的防守死角，但每一次的進攻都被她的佩刀所制止。「怎麼可能會像人類……別再說多餘的話了！」

「那麼，至少像我吧。我們都是為了守護家園而不得不戰，不是嗎？」黑帽大人輕笑著。

「不，你是個惡魔！莫娜也說了，真恨不得咬碎你的腦袋！」

「為了守護理想而行動，不惜化身為惡魔，這又有什麼不對。你有你的森林，我有我的家園，不是嗎？」

少女沈默下來，不再發言。她們都感受到彼此之間那道無法逾越的無形高牆，因此兩人能夠為了自己的理想家園所做的事情只有一個。

少女靜下心，試圖找出黑帽大人的防守空隙，今晚必得將她一舉刺殺。

「看來我們兩個是沒有什麼好說的呢。不過，『魔法公主』，今晚是我贏了哦。」黑帽大人望著聞聲趕來的城民們，無論男人女人手上都握著武器，情緒高亢地包圍少女。少女張望著四周，將全身細胞的警覺性張至最大，不放過任何可能威脅自身的一舉一動。

「黑帽大人，您沒事吧！」群眾們激動地關心主子的安危，彷彿這座城裡的居民都來到了包圍現場。無論是男人或女人，老人或青年人，健康的人或患病的人，皆緊握著手裡的武器，深怕她受到任何傷害。

「小女孩，很抱歉，這就是我所背負的一切。有些事情，實在不得已。請你見諒。」黑帽大人同情少女。但她不能。即使感同於那股深沈的哀傷與無助，共鳴於那為守護而生的怒火，她也不能。她所能為少女做的，只有一件事。「殺了她！」

先鋒城民們的長槍立刻朝少女刺了過去，數十把長槍密不透風地要將少女捕殺。然而少女竟蜻蛉般一蹬，踏上一把落空的長槍木柄，借勢躍上了屋頂，這簡直不是一般人類能夠做到的事情。少女在接連在屋頂上奔跑跳躍，底下追擊著手持武器的群眾，偶有石火矢的炮聲穿過半空。

「果然是山犬的女兒呢。」黑帽大人看著少女的一身鮮白獸皮，看那野獸般的靈敏身姿逐漸消失在夜空當中，她不禁輕聲說道。

黑帽大人聽見遠方傳來湖泊的落水聲。想來是少女成功逃走的声音。從此以後，在達達拉城裡，便流傳著「魔法公主」的傳聞。訴說一位不可思議的森林的女兒，追求著不屬於人類的神秘事物，與山犬神共同守護森林裡的一切。

達達拉城裏的濃煙仍然日夜不停地蒸向遼闊的天空，彷彿飄至世界的所有角落。正如同森林一般，這個世界也永遠是如此靜謐而喧嘩。小桑站在山崖頂上，輕撫著陪伴她的毛皮與利牙，看著遠方一縷烏黑，像蛇。裊裊攀向天空。

攝影/林子喬





陳霖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

一個由藝術所組成的有機生命體，始終相信自己的獨特，並維持自己的步調。興趣太多，優點是很有個性，缺點是太有個性；不喜歡被稱為文青，目前遇到最大的敵人是準時起床。

【評審團獎】

藝大殺人事件

前言：

好幾年前，藝術大學裡曾經死過一個人。

一位同學，從同窗好友反目成仇；一名教授，將學術地位看重於人命；一個青梅竹馬，因為多年的感情而變質；一任親密男友，由愛生恨而釀成殺機。當時的四位嫌疑人，感情糾葛，各說紛紜；一計頭部的重擊，血染展間，藝術品上鮮紅飛濺。人死了，真相卻不明不白，究竟死者是否死不瞑目？

當時的四個人，事件之後，一人出國便杳無音訊、一人死於非命、一人失蹤、一人於監獄內自殺，所有的訊息都斷了線，凶案的疑點無法解開，是巧合？不，世上沒有巧合，只有巧合的假象，當年死者的幽魂還徘徊在校園內，夜晚展間裡的歌鳴是她的哀淒；當月影照入南畫廊，走廊上游移的是模糊的人影，當年的事件已經過去，封陳的檔案卻不曾消失，鬼魂也不願離去，證據是否還留在現場？

雲掩星光，竹林幽晃，腳步聲輕盈、緩慢、令人屏息。有人說，死者在找替身；有人說，死者是冤魂，無法超渡；有人說，死者在等一個真相。而，真相是：「藝術大學裡，曾經死過一個人。」

事件開始：

我曾是藝術大學的學生，當我還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學校曾流傳一件古怪的傳聞。說是鬼故事，也不像，說實在裡頭其實並沒有什麼鬼怪的成分，只是

後來的口耳相傳讓其中加油添醋了一番，雖然大同小異，但之後各個人說出來的版本竟有十多種；真要說的話，其實不過是一個適合在晚上慢慢談起的一則懸疑故事吧。

而我其實並未認真看待這件事，只把它當作一般的校園怪談來看待，因為事情的真相如何，應該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但一直到我畢業，才在一次因緣際會下，從一位退休員警那裏聽來了這整起事件的始末。

當時，是在一間巷弄裡的茶行，茗香飄散，茶味淡然，沒幾坪大的店裡聚著幾名中年之後的熟客，或飲著茶、或說著話。店裡充斥著茶香和老木頭的味道，一桶桶茶葉貼著紅紙標上種類品項，從牆角堆砌到天花板，一旁也是一大袋一大袋的茶葉準備真空包裝，儘管是新茶，卻還瀰漫一股很老的味道。當時我不過無意中走進店裡，正想給見底的茶罐增添新貨時，後方卻傳來這起久遠的故事：

「那時候學校裡整個都亂了，誰會想到在藝術大學裡會發生凶殺案？」

我猛回過頭，說話的是個老人家，看來年近七十，身材微胖，聲音卻還硬朗，理著一顆斑白的平頭，正對著杯前的其他人敘述著；三五個老伯圍成一桌泡著老人茶，一旁的爐火燒著開水，厚實的老木桌上擺著七八支茶壺，十來只茶杯茶海或空或滿或未空未滿，乘載一池池琥珀茶湯。

我忍不住湊了上去，向那老伯說明我曾是藝大的學生時，他講故事講得興起，正好湊來一個曾在案發現場待過四年的學生，眼睛一亮，他老人家便興奮了起來，一口乾了茶杯，摸了摸稀疏的灰白短髮，要我說說學校裡對這件事的傳言。我回憶著，從當年好幾個學長姐口中，整理出最常聽見的版本：

那是距離現在好幾年前的事了，聽說當時的舊報紙有紀錄，但我們也沒有人去翻找過。當年，校園裡還未具現在的規模，設備也較簡陋，而老師們在這事件發生之後，便在系所與工廠裡裝設了監視器。

許暉濡曾是系上的學姊，一頭褐色長髮，隨風擺動時秀麗的香味曾令許多人傾心。當晚半夜她和室友在木工廠趕著下周評圖的作品，僅有兩人，昏黃的光伴隨機具運轉的聲音，粉塵飛揚，鋸片卡在了木料上頭。其實所有人暗地裡都知道暉濡和室友處的不好，時常吵架，尤其是這一兩個月更是兇，卻沒有人

曉得為什麼。

聽說當晚夜半，暉濡離開工廠去鄰近大樓的廁所，卻再也沒回來過。

除了這之外，卻有另一處聲音，那是暉濡的男友，在校園商店前與暉濡爭吵，之後卻不知下落。

當年卻又聽另一名老師說，暉濡晚上曾獨自走過校園的小湖，晚上風颭得涼，偏偏是個沒有月光的晚上，或許也因此線索都如此不明不白。

但又有另一名學長，是暉濡的朋友，他說與暉濡在研究所大樓道別之後，就再也沒看到她。

奇了？有四個人，四個地點，四種說法，卻只有一種結果。

隔天早上，秋陽射入山林，山裡的空氣惹得鳥鳴不絕，大夥人帶著嬉鬧來到大樓的展間，顯得陽光更加耀眼、綠葉更加輕透，而磚牆更加腥紅。沉重的鐵門被緩緩拉開，一道陽光殺入展間，凝固的血泊亮起一絲紅光，將驚愕反射在當年一張張臉孔上；沒有笑聲，沒有人敢說話，只有令人膽寒的光，打在許暉濡冷硬的屍首上。

我把故事大略講過一次，便將頭轉向剛才說話的老員警，桌緣其他人也隨著我的視線轉去，等著當年目睹事件的人說話。然而老員警一聲不響，只是默默拿起水壺，給紫砂壺裡的茶葉再一次浸滿滾水，讓茶湯沿著壺緣流至茶盤，並緩緩地舉起，讓茶水如山泉般落至茶杯裡，發出清脆的水聲。一切動作是那麼從容而自然，而他的眼神不過盯著茶杯，似乎沒有意願睇我一眼，但包含我卻有五雙眼神望向他，安靜無聲，等著他皺摺的嘴唇開口。

「那時的狀況不是如此。不過難免，這事過了那麼多年，甚至連當時的人都搞不懂到底發生什麼事，更何況是後來的學生呢？」他喝了茶，重重吐一口混雜煙味與茶垢的嘆氣，然後濃濃的陳年開口：

「當時的確有四種說法，但這四人的說法，卻不如表面般單純。」

其中一人，當晚與死者晄濡一同待在木工廠，一同趕工準備下周作品的評鑑，這人是晄濡的室友——余芊華。

芊華是個看來很一般的學生，一頭黑色長髮留至胸前，纖瘦的身形裹著沒什麼自信的外表，靠一副眼鏡擋著與人直視的目光，鏡片底下是雙憂鬱浮動的眼睛；除了左撇子之外，似乎再也沒其他的特色。照其他同學的敘述，芊華平常沉默寡言，也不太參與班上的公共事務。像一個班級裡總會有的幾名幽靈人口一般，她不參加社團活動、不與人相約出遊、不在課堂上發言；總坐在教室的後方，卻總不會遠到讓老師特別注意的位置；總不會在全班面前發表意見，卻又不至於完全不做事而引起關注。而平常的作業從不缺交，該到的課從不遲到，成績總維持在班上的前端，但在大學這種無人在意成績的環境裡，如此的小事也不值一提，而時常領獎學金這種事，也不會成為同學間彼此的話題。

芊華與晄濡是室友，兩人卻處不好，尤其最近更常吵架，卻沒有人曉得為什麼。

當晚半夜在木工廠，僅有兩人。機具運轉的聲音不絕於耳，空壓機咆哮著將怒氣打入細韌的塑膠管，再透過手上的氣槍前端，冷硬的鑿刀使勁刨下一片片成堆的木屑，將木料表面刻鑿出一道一道的千刀萬剮，在工廠裡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深沉。

木工廠裡是沒有廁所的，最鄰近的廁所在北面的小型教學樓，晚上過了十二點走廊的燈便熄，僅剩廁所的黃光，以及走廊與教室角落發出的緊急照明燈，幽綠地閃動一處處不知方向的出口。

據芊華所說，晄濡穿過工廠外頭的草皮往黑暗的教學樓走去，說要去上廁所，從此再也沒回來過。

然而到第二人口中，晄濡卻沒有去教學樓的廁所，而是穿過校園中央的南湖與吊橋，往另一頭的研究所大樓走去。這人是晄濡系上的教授——張憶。

張憶不論在藝術界、學術界，其實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不過才三十出頭便當上藝術大學的教授，在藝術領域裡著實不多。一頭微捲的長髮、灰色調的打

扮、冷靜理性的眼神與犀利的講評是她的註冊商標；儘管言詞直來直往，卻也因個性爽快受學生歡迎，也因為其新生代的作品就能在藝術圈闖出名號而頗受推崇，更是校園裡少數一邊能處理教學、一邊研究學術論文、一邊於空閒時間發表創作的教授。

然而最近兩三個月，張憶在校園裡的風評不如以往，聽說她脾氣變得古怪，討論作品時也對學生缺乏耐心，甚至因一次在課堂上口出惡言而被學校警告，也因此傳出她教職的位子不保。然而事情的發生得推至三個月前的學術座談會。

當時那場學術座談會是藝術圈裡學術論壇的重要活動，一年一度的場合裡許多教授與藝術家會在此發表論文及演說；所有藝術雜誌也絕不缺席，只要能在座談會裡大放異彩，也等於在藝術圈及藝術市場裡打出了知名度。而張憶，更是那場座談會的重點藝術家並已經安排了將要發表其研究多年的論文。

然而在座談會前一周，當時張憶與暉濡在教師研究室裡討論作品。而暉濡一個不小心，將水打翻至張憶的硬碟上，頓時嚇傻的張憶儘管歇斯底里地搶救仍抓不回一絲硬碟裡的論文資料，多年來的研究與報告就這樣付之一炬，僅因為意外打翻的杯水。想當然耳，那次的學術座談會上因為原定發表的論文跳票，張憶被大肆批評，雜誌與小報上都傳來消息，甚至原本邀稿的藝術論點雜誌都撤回文章；之後張憶如換了一個人，對周圍的人，尤其對學生，似乎有說不出的仇恨，也因此在校園裡頻頻出錯，在校園裡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根據當晚張憶的說法，她在教師宿舍的陽台前，看見暉濡從校園北端經吊橋穿過南湖，往另一頭的研究所大樓走去。之後她便回房休息，一直到隔天中午才聽說暉濡遇害一事。

另一人的說法裡並未提到南湖與吊橋，但卻說到了研究所大樓。這人與暉濡相約在研究所大樓前，是暉濡的青梅竹馬——葉柏榆。

葉柏榆與暉濡從小便認識，國中同班，高中雖就讀不同的學校但感情仍要好，一直到大學更同時考進了藝術大學再度成了同窗，兩人交情至深。柏榆是個具藝術家性格的大男生，感情敏感，心思細膩，卻也喜怒分明令人不敢恭

維；一頭橘紅的髮如烈陽燒在他頭頂上，一雙大眼，一口大嘴，五官分明而搶眼，如漫畫裡走出的角色般活躍卻在現實世界中與常人難以相處。

然而柏榆與暉濡相約的事，卻要與另一關係人一同說起。這人在柏榆與暉濡回宿舍的路途上巧遇，並且與暉濡在便利商店前爭吵，這是暉濡同班的男友——林維辰。

林維辰平時總穿著深色打扮，一頭蓬亂黑髮與微焦的皮膚，球隊的訓練使他剛硬而矯健，左撇子的他在隊上是稱職的副攻手，動作靈活而多變；但為人卻沉默寡言，對於不熟的人總擺出一張喜怒無形的表情，一雙炯炯的眼睛對事物觀察入微但不輕易說嘴。

一個交往中的巨蟹座對感情相當認真並忠誠，時常黏著暉濡並時刻關懷無微不至，然而對暉濡來說這卻是莫大的壓力，在兩人的熱戀期過了之後便因此產生了些許摩擦，一年多來紛紛擾擾卻又藕斷絲連；尤其是暉濡與柏榆要好甚至曖昧的關係令維辰相當吃醋，並以此跟暉濡爭吵多次，而兩人都不輕易退讓。維辰認為暉濡應顧慮他的心情而不該和其他男生走太近，而暉濡則覺得維辰應尊重她的朋友並不該限制她的交友圈，至於柏榆則與暉濡相勸多次要她與維辰分手，認為這樣是浪費彼此的時間，像維辰這種男生根本可以直接甩掉另尋新歡。

或許爭吵的開端要從此處講起。

當晚暉濡與柏榆的確約在研究所大樓前，從兩人手機簡訊的通聯記錄可以證實，那些曖昧不清的甜言蜜語、謊話嘻笑，警方沒有太大的興趣；但料想當晚，星空、晚夜、秋風、紅顏、秀髮、朱唇，多美好。星空下倆年輕男女，一頭紅髮將夜襯得火熱，以年輕的僅有卻也是最珍貴的時間，揮霍一晚上的愛情。如果說柏榆和暉濡當晚什麼事都沒做純聊天，那連冰凍的狐狸也會從天上掉下來。

卻在這之後，兩人從研究所大樓往便利商店走去，但在店門口卻撞見了林維辰。

如果沒有經過這條路，如果沒有遇見林維辰，如果巧遇時柏榆和暉濡沒有正好牽手，或許事情不會發展到那麼激烈的層面。總之，就那麼剛好遇上了，躲也躲不開，維辰當時不過是去買瓶飲料，誰料碰見自己的女友與曖昧許久的對象半夜一塊出現，還牽著彼此的手，儘管兩人迅速的將手抽開，卻已經躲不過維辰一雙細膩的眼睛。

接下來呢？根據兩人的說詞以及晚班商店員工的證詞，應該是暉濡要求柏榆自行先回宿舍，而柏榆走後，暉濡則與維辰留下對話，而對話演變為爭吵，越演越烈，最後兩人不歡而散，維辰也離開回宿舍休息。但暉濡卻在隔天一早，被人發現陳屍於展場內，頭部受到一記重擊，血流滿地，早已沒有生命跡象，只是將空洞的雙眼瞪向死白的天花板，掙扎的血痕在地上劃出一道道撕扯，令人不敢直視。

「他們四人當晚都見過死者，並且與死者關係不淺，也都可能有足夠的動機，但四人說法卻不盡相同；就我們當時判斷，一定有人說了謊。或許她根本不是走那個方向，或許和她對話的內容不只如此，或許見到她的地點根本是胡說，或許之後根本沒有回宿舍。」

老員警將銳利的眼神瞪向我們，好像要將這些疑點全刺進我們心裡，逼我們吞下去似的，搞得思緒糾結，卻也因此而被這事件更加吸引；桌上的茶早就老了，餅乾也乏人問津，我們如聽說書一般期待他繼續再講下去。

「之後我們在校園內做詳細的搜索和調查，發現幾個重大的疑點，從線索的方面想，或許這些是能夠幫助我們破案，但卻也讓這事情的結果變得不明不白。雖然我們檔案上是有填兇手的名字，但其實當時隊上負責偵辦的幾個弟兄彼此心照不宣，這事根本沒有結案，儘管林維辰已經跟我們自白。」

沒錯，當時靠著幾項疑點與線索，我們再度向四人重啟偵訊，並在問話中施加壓力，最後林維辰自白了。

「已經找到線索。」黑暗的偵訊室裡，傳來沉重的話語，聲音篤定、指責、冷漠，員警將雙手輕輕靠著，擺在冰冷的折疊式不鏽鋼桌上，佈滿刮痕的桌面不再光可鑑人，只有兩人的影子與真相般模糊得扭曲並閃動。桌上擺著盞

檯燈，也是僅有的光源，直向疑犯的方向打去，令人難以睜眼，甚至坐在對面偵訊官的臉也看不清。

記憶破碎的腦海中，有個男孩談笑，有個女孩冷眼，有個男孩鎖眉，有個女孩咆哮。星空下有兩人，聲音卻如同刮破的音軌刺耳，傳來模糊的爭吵，具有攻擊性的片段；記憶如訊號破碎的收音機般，雜訊不斷。

裂痕，越來越重，嘈雜的聲音與斷續的畫面，將爭吵與重擊轟上雲霄！

燈光鋪照的那雙眼，瞳孔裡充滿驚嚇、恐懼、自責、難過、空洞，發著抖；一尊垮掉的石像鬼，肩膀下垂而僵硬，坐在桌前，發白的嘴唇面容憔悴並失魂落魄，頭髮顯得凌亂而慌張。林維辰蠕動著雙唇，額前冒著冷汗：

「人是我殺的。」在黑暗中，顫抖的聲音如是說。

時間是六月十八日，半夜。

暉濡與柏榆在店門前撞見維辰之後，三人交談了幾句，接著暉濡指示柏榆先行離開，而暉濡則留下與維辰談話，神情嚴肅；兩人談論著些甚麼，一來一往間，情緒顯得越來越激動，開始了爭吵。林維辰試著抱住暉濡，暉濡卻掙脫其懷抱，並將手甩開，爭吵更顯激烈，林維辰突然打住，將暉濡領至南畫廊的展間。



攝影/林子喬

兩人在空蕩斑白的展間中，四散著各種尺寸高矮胖瘦的展台，地上擺著許多同學佈展一半留下的工具與作品，但在擺放整齊打燈之前其實都像是垃圾。

話語越來越激動，動作越來越大，如越燒越紅的爐火，將熱氣逼得令人窒息，爭吵不斷，甚至起了口角，曾經相愛的兩人開始用最尖銳的話語傷害彼此，指尖如鐵矛直刺向對方。突然暉濡一出手，巴掌打在維辰的臉上，一個響

亮，將所有的一切打碎、崩毀，霎那間有什麼東西從房間裡消失了，時間似乎靜止，兩人的眼中沒有悲傷，只有憤怒；但一秒、一秒，儘管都沒有出聲，溫度卻並未轉冷反而升高，被情感吞沒的兩人，眼裡再也看不見彼此。

暉濡轉身就走，那頭褐髮一甩，果斷而絕情，連同所有的牽連一同斷去；而維辰似乎失去了什麼，破壞了什麼，並且再也無法修補，無助的浪如潮淹沒全身，令人心冷，一無所有的雙拳緊握、顫抖，突然一個箭步，手一伸抓起了地上的扳手，銀光一閃，凶器重重往後腦勺揮下，只聽一聲悶響；轉眼，暉濡已經倒在地上，再也看不見那張秀氣的臉，再也看不見曾令他傾心的笑容，再也看不見那靈活閃爍的雙眼，鮮紅的血從頭流出，那褐髮漸漸染了紅。

維辰喘著氣，顫抖著，每一下呼吸都將空間裡的氧氣奪去大半，像地心引力失衡般，視線天旋地轉；手上的扳手鐵硬並滴著血，隨雙手的顫抖晃動，卻握的死緊，而維辰用恐懼而僵硬的腳步移動著，腦袋已經被混亂所佔據而無法思考，看著自己所做的一切，再也無法面對並倉皇奪門而出，將死寂的空間留給那衝動的血案。許暉濡一動也不動。

有一名嫌犯自白了，但接下來事情卻不如想像中順利。

維辰被警方逮捕，消息傳遍校園令眾人譁然，各種謠言甚囂塵上，有人表示譴責、有人覺得不屑、有人無比驚恐、有人悲傷難過；警方給維辰戴上了手銬，討論他自白的內容後，比對現場的狀況和疑點，決定將他帶回做進一步的調查，然而之後發生的事，警方失策了。

全校的人都跑來看熱鬧，都跑來看這個他們所認識的同學、他們所傳言的殺人犯、他們曾與之聊天的朋友，究竟怎麼會犯下如此滔天大罪；維辰面無表情地走著，兩眼僅望著前方等待他的警車，兩手被銬上而用毛巾蓋住，在警方護送下扭曲穿過人潮，所有人大聲的講話、吼叫。警方要周圍的學生後退、老師努力要維持秩序、學生掙扎著要維辰答話、要他道歉自責並說出事情的真相；各種論調、各種責罵、各種質疑、各種咆哮，在校園廣場上蔽天蓋地，山林裡不再寧靜，空氣被震動得寧亂，令人緊張並失焦。

混亂中沒有人注意，一個火紅的影子在人群中竄動，翻過無數不明所以的好事者，往維辰的方向竄去；突然間衝破了人群，警方還在要周圍的人後退，未來得及做出反應，維辰一回頭，鋒利的刀子已經刺進他的胸口。

維辰恐懼得看著眼前這人，一身水藍色襯衫凌亂，卡其色短褲配上深褐色靴子，用全身的力量憤怒而顫抖著，左手抓著維辰的衣領，右手握的刀子已經讓鮮血從胸口滲出，如艷紅的墨韻在維辰的上衣化開；面前的一頭紅髮底下，那是一張靠宣洩才能生存的臉，臉頰因過於用力而顫抖，俐落的下顎將牙根咬得緊；那雙眼裡，哭了，無數的淚痕將整張臉刻劃得瀕臨崩潰，憤怒把眉毛劃成利刃，眼眶猙獰，瞳孔裡如怒海、如驚浪、如悲雨、如狂風，恨不得將眼前所有一切都打碎破壞。葉柏榆殺了林維辰。

之後，警方在驚恐而混亂的人群中壓制了葉柏榆，但林維辰傷口太深，在搶救過程中就失血過多而死。兇手死了，轉而將柏榆以殺人罪逮捕，押回警局審理。於是檔案中，兇手填上了林維辰，警方宣布結案。

「但我並不覺得這事件能夠算是結案。」員警說至此，沉重得下了自己的判斷，我們則感到疑惑，疑犯已經自白，不過是在押送過程中死亡，有什麼問題？

「有時候辦案要像狗一樣，用聞的。當你感覺不對的時候，他媽的！要學會相信自己的直覺。」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用那小眼睛盯著我們，那模樣好像拳師狗一樣，頑固卻充滿自信。

「有什麼地方不對嗎？」我皺了眉，問道。

「後續。那之後發生的事情不尋常。」他顫了口冷茶潤喉。據他所說，警方填上名字蓋了章後，便把案子結了，之後的消息都是他獨自去調查得來。

在事件過了一個月，余芊華便提出休學。接著申請到一筆優渥的獎學金出國進修，然而畢業後也繼續在國外唸研究所，再也沒回來過，也沒有任何一位同學或老師有她的消息。

而同一個學期，張憶則辭去了教職。不只離開校園、更離開藝術圈，個性變得更加古怪而與人疏離，漸漸沒了她的消息，也不曉得之後在做什麼工作。

至於被逮捕的葉柏榆，入獄後精神變得更加不穩定，聽獄警說，他時常獨

自坐在角落，有時自己在笑、有時莫名的大哭、大吼大叫，有時又安靜的坐著一動也不動，只是將兩眼瞪向前方一整天。一個禮拜都是如此，正當法官考慮將他移往精神病院時，柏榆在監獄的廁所裡上吊自殺了。

但最為重要的，也最令人起疑的，就是死去的林維辰。由於在警方進行更進一步的偵詢前，維辰便被柏榆殺死了，於是案子裡的幾個疑點都並未得到證實，事實上，在林維辰的自白中與案發現場的狀況有些許出入。然而這些都無從證實，維辰已經死了。

「你說當時你們找到幾個證據向林維辰施壓，但那到底是什麼？」說至此，我終於忍不住問道，也令我好奇，究竟是什麼疑點無法證實，並且令維辰感到莫大的壓力？

老員警沉思了一會，摸了摸皺皺的下巴，緊著眉，似乎是決定了什麼事，將沉重的屁股從木頭椅子上挪開，緩緩站起並走到後方的櫃子前。上頭堆滿了一個個厚紙箱，從堆積的灰塵厚度似乎是頗有年代了，他拉開抽屜、打開櫥櫃、掀開紙箱，似乎翻找著什麼，終於在一個陳舊扁平的水果紙盒中，找到那遺忘多年的事件。

「小心點！這些都是我的寶貝，在退休前從局裡拐出來的。」他打開了紙盒，裡面有厚厚一疊文件被塑膠袋包了起來，還有幾隻紙蟲往盒子底部與角落竄逃。塑膠袋裡，老員警靠那雙肉肉卻佈滿皺紋的手指翻找著，終於抽出一個文件夾，裡頭有各種檔案書、報告表格、偵訊的筆錄、疑犯的個人檔案、以及員警自己的筆記本、還有一疊微微泛黃的照片。

他從那疊照片裡抽出幾張，一部份是案發現場的血跡與死者倒地的姿勢等等，用螢光膠帶在地上圍起來並標示編號；另一部份則是一件白色襯衫，上頭有血跡甚至抓扯的指痕。

「看這個！」他用骯髒的指甲戳著其中一張照片，是案發現場，屍體已經移走僅剩螢光膠帶框出的部分，看得出死者倒下的動作，還有地上的血跡。

「你們看好了。這裡，在離屍體約三公尺的地方，有一大灘血跡；再來，

這灘血跡延伸到死者陳屍的地方，看的出來是爬行的痕跡，上頭還有手掌印；另外，這爬行痕跡的末端，卻有大面積的掙扎，然後死者便倒在這裡。

還記得我剛說林維辰自白了吧，可是那傢伙的口供裡，卻完全沒有提到死者掙扎的部分，也沒有和她有過拉扯；死者身上只有一處重擊頭部的傷口，並沒有其他外傷。

所以，如果林維辰沒有撒謊，在他重擊死者的後腦勺後便離去，而死者也直接倒地不起，那這掙扎是怎麼回事？」他帶著懸疑的語氣說著，令我們也感到疑惑。的確，從照片上看來，似乎是暈濡在被維辰重擊並倒地後，倒在那裏過了一段時間，因此那個地方流了一灘血；但接著又有爬行的痕跡，到爬行的末端又有掙扎的跡象，從膠帶框的位置看，最後暈濡便倒在那裏。這是維辰沒有說明的部分，但卻已經無法回答。

「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維辰說謊，他其實還有做其他的事，但刻意隱瞞；另一種可能是，維辰說的是實話，只是接著死者發生了其他的事情。」我將自己的論點提出，思索了一陣，不確定到底是哪一種狀況比較可能，但老員警聽了後激動了起來。

「對對對！你說得不錯，重點就在這裡！在這個流一灘血跡的地方，還有死者倒地的地方，這中間到底搞什麼？」他激動地用手指戳著相片裡血跡和死者倒地的位置，將小眼睛努力瞪大，似乎是找到人認同他的推理而興奮。

「然後接著是這個！你們看這件襯衫。」他又從一旁拉出幾張沾血的白襯衫的照片擺到我們眼前，從我的角度要歪著頭看。

「這件襯衫不是暈濡的，其他證人都確定當天暈濡並沒有穿著襯衫，但這襯衫沾上的血確實是死者的，所以我判斷這絕對是兇手的襯衫，應該是兇手行兇之後便把它丟棄，因為我們是在石彫工廠後方角落的垃圾桶裡找到的。只是這件襯衫林維辰還沒看過，也沒有證實這部分，就死了，所以我們無從得知這襯衫的主人是誰。」老員警這麼說著，並要我們仔細點看這襯衫，有沒有發現什麼。

桌前的幾人都將鼻子湊近，幾個老伯還將老花眼鏡戴起，仔細的察看一番，好像在玩什麼大家來找碴的遊戲似的；我也湊近了看，大家左右端詳了一會，最後也沒發現什麼，似乎除了上頭沾血之外，也沒有其他特別之處。

確定我們沒有特別的發現後，老員警拿起其中一張較為清楚的照片，那應

該是要拍一塊血痕的特寫，但他舉到我們面前，將手指戳在鈕扣的位置。

「你們看好了這扣子。這看起來是一般的鈕扣沒錯，但眼睛放亮點，你們知道男女生襯衫的位置是不同邊的嗎？」我到這時才恍然大悟！的確記得這件事，那是因為多年前還讀國中的時候，那時還沒發育，身材瘦小得可憐，男生最大尺寸的校服穿來還是過大。如果買男生最小號還要改衣服，當時就想說買女生的就好，反正款式相同，但老闆卻跟我說女生的扣子是跟男生相反的：男生的扣子在右側，扣起來之後左襟在前；而女生相反，扣子在左側，扣上之後右襟在前。

我仔細看了看這襯衫，右襟在前。這襯衫是女生的！

「沒錯，這襯衫是女生。但這就奇怪了，代表襯衫不是林維辰的，所以代表林韋辰說的是實話，只是在他下手後逃出展間，之後又有一個女生走了進來，就是這個人，才導致暈濡的死亡。但這女生究竟是余芊華或是張憶，這我們就無從得知。」我們這才倒抽了一口氣，原來林維辰攻擊那下並沒有殺了暈濡，而是暈濡倒地昏迷了一陣後，微弱地醒來掙扎著爬往門口要求救，這時走進了一個女生，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兇手！

到底是爭吵不休的室友，還是研究泡湯的教授，哪一個才是兇手？我還在思考的時候，老員警又把我們的注意力拉到另一個疑問上了。

「如果死者身上只有頭部一個傷口，沒有其他外傷，我們把第二個進來的人叫做兇手甲，那麼這個凶手甲是怎麼殺死暈濡的？」他又擺起那副懸疑的小眼睛，任誰都看的出來藏有秘密的樣子，但這樣講懸疑故事，不管是不是裝的我覺得都很棒。但還是得回到問題，這個凶手甲究竟怎麼殺死暈濡的？沒有第二個外傷，沒有勒痕卻讓死者在地上掙扎，刮出一道道血痕，法醫卻斷定是失血過多，老員警說失血過多是表面的，就像表面上是林維辰犯案的，但其實不留痕跡的是那個凶手甲。他是怎麼犯案的？

我們苦頭沉思了一陣，沉默推理著明顯不是自己專長的區塊，最後不得不放棄，老員警便開口：

「悶死的。」

「靠悶死的，就不會留下外傷，而且在死前會不斷掙扎。不像勒痕，雖一

樣是缺氧卻會留下痕跡；也不是下藥，雖然沒有外傷但解剖時會被驗出來。」他一說完我們又恍然大悟，好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重大的事情似的，他對我們這群聽眾的反應很滿意，便繼續講下去。

「那麼，總和一下我們得到的線索以及之後推理的部分。事情的經過應該是這樣：

維辰與暉濡在展間爭吵，維辰下手之後便逃離；之後在暉濡醒來爬往門口呼救時，有一個女生凶手甲進入展間，悶死暉濡之後再離開現場。於是這個凶手甲應該是余芊華或是張憶。」老員警挺直了背，堅定的下了結論。

「但我卻只得到這個部分，還缺一個證據，才能確定兇手。」他將兩手往大腿一拍，做一個結束，然而大家似乎還想看看有什麼遺漏的部分，連我也不例外，總覺得可能再找到一個小細節，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將頭歪斜一邊，看著襯衫的照片，想像我是兇手。

我穿著襯衫，在黑夜裡走進展間，死白的燈光下暉濡正向我身後的出口緩緩爬去，我擋住了她的路。她把雙眼向上抬起，看到我之後露出恐懼的表情，卻已經沒有力氣叫喊。我將她一腳踢翻，看她骯髒的臉朝上，我再緩緩蹲下，看這個虛偽又噁心的人，如蟑螂一般苟活，只令我感到反胃。

我出手，用力。一隻手掩住她的口鼻，另一隻手抓住她的身體；她的雙手掙扎，在地上留下殘破的血跡。沒被我壓住的右手努力地伸起，抓住我的袖口，留下一片鮮紅的掌紋，卻無法阻止我這隻手繼續出力阻斷她的呼吸，這是我的慣用手，鮮紅的左袖。



攝影/Mandark Ravel

發生了什麼事？

那是很久之前發生的事，這本來是秘密，那時，卻被許曄濡發現了。

我的成績一直很好，雖然根本不在乎班上的人，也在這環境裡待的不開心，但這不重要，因為我夢想出國留學。所以我知道我的功課要好、我的外語要修，我要申請到足夠的獎學金。

然而那時機會來了，我準備了很久的資料，小心提出申請，確保所有環節沒有出錯；果然，我錄取獎學金的名額，國外的大學在眼前等我。當時，錢已經發下來，文件已經填妥，我已經有這學期讀完就休學的準備；然而，那天晚上卻出了錯。

我的電腦並沒有上鎖，而我只不過是去上夜間的課，忘了將電腦關起，卻沒想到當時進門，就看到許曄濡坐在我的電腦桌前，螢幕開啟的是我申請獎學金的文件。她轉過頭，對我若有所思的一笑。

我謊報資料的事情被她知道了。

接下來幾個禮拜，她卻拿這事向我勒索。

一開始，要五百；第二次，要一千；再接著，要兩千；到後來，有時要到三千。我為了要應付她的勒索而去打工，本來課業滿堂的卻要拉出時間賺錢，讓我的成績下降，作息也被打亂。我開始失眠，然後向她求饒時，她卻回道：

「你不是有那筆獎學金嗎？如果被發現偽造文書的話你就別想出國了，乾脆給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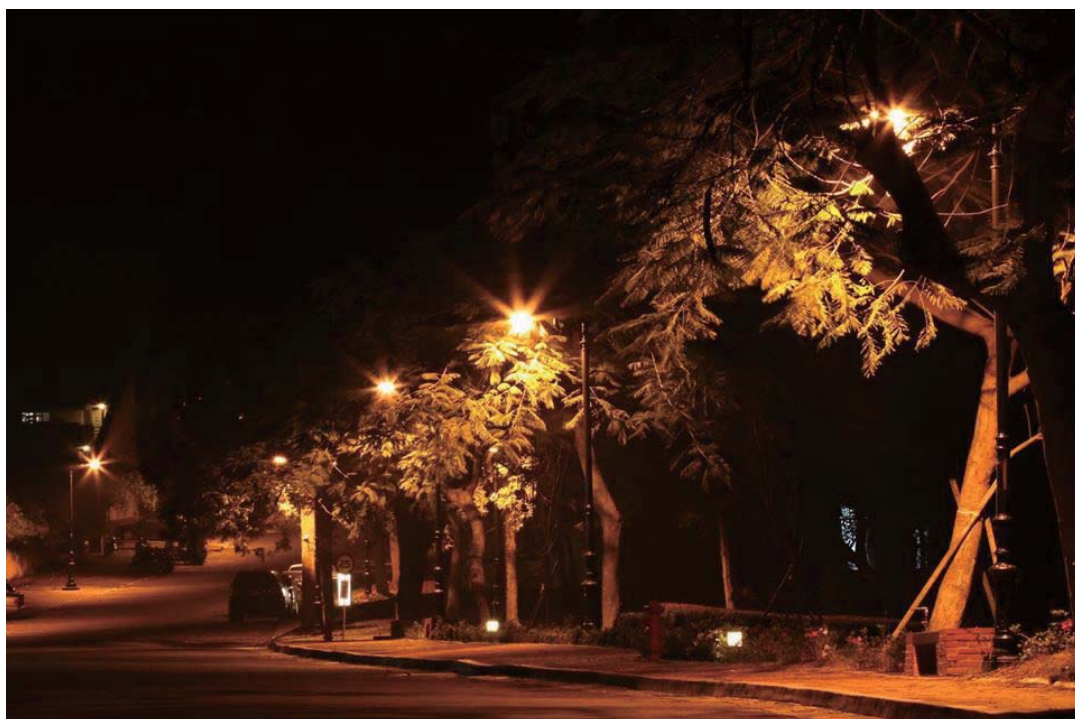
那時在房間裡，我無法接受，為什麼這樣的事要發生在我身上？我不過是想拿好成績，不過是想做好分內的事情，不過是想到更好的地方繼續學習，有什麼地方做錯了嗎？

沒有吧。我是對的吧，我的成績不是很好嗎？作業我都有交，該做的事我都有做，老師也很滿意我，在許曄濡出現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很好。沒錯，一定是她的問題了。怎麼可以有這麼冷血的人，勒索自己的同學、自己的室友，她怎麼可以沒有道德，沒有羞恥心，沒有一絲絲的醒悟覺得自己不該做出如此過分的行徑。

許曄濡。一切的錯誤在她，如果沒有她，一切的問題就解決了。

那天晚上，風很涼，湖水很靜，遠方的竹林沙沙地響，經過很多年了，真相不明所以。這個事件，聽說有人在做木工時提起、有人在凌晨吃宵夜時聊起、有人在跟新生講故事時談起、有人獨自在工廠熬夜時想起、有人則在茶杯與滾水中淡忘。真相被埋得太深，已經不再，但真實發生的是：

「藝術大學裡，曾經死過一個人。」



攝影/林子喬



童牙 · 材質創作與設計系 ·

我喜歡文學，也喜歡小朋友。

【優選】

金王國的魔法

金王國響起了熱鬧的音樂，四周的花草樹木翩翩起舞，連天上的雲朵都在為金王國的大事喝采，到底是什麼好消息呢？

一位頂著金光閃閃王冠的老人，正興奮地坐在漂浮椅子上搖晃著，他是這個王國的新任國王，而他為什麼會當上國王呢？那是因為他在上一任國王舉辦的「疊積木」比賽贏得了冠軍！

這位新任國王停下了部隊，小心翼翼地跳下漂浮椅子，想更仔細瞧瞧這個傳說中擁有魔法的金王國。他大搖大擺的走在部隊前面，讓部隊慢慢跟在後面，幾名士兵走在國王的四周，小喇叭、大喇叭、大鼓等等樂器，都用盡全力地演奏著熱鬧的音樂，音樂的聲音把樹葉都震了下來。但路的兩側卻一個人都沒有，只有幾隻鴿子和兔子們在一旁幫忙慶祝。

當時太陽實在是太大了，所以被曬到頭昏眼花的國王根本沒有注意到路上是如此冷清，還以為從樹上掉落的葉子是金王國的人民幫他撒的呢！

若仔細看這位國王，你會發現國王的頭上腫了一個大包，褲子上還破了一個大洞，像是不小心跌倒弄著的。看他彎駝的背，和一拐一拐步伐，簡直像是個傻子。再看看他帶的破舊行李，大概是從隔壁那個叫做破王國來的窮鬼吧！

金王國實在是太大了，所以還沒走到宮殿，士兵們就都被頂在天上的大太陽烤暈了。只有國王還好端端地走在路上，因為今天是他當上國王的第一天，所以興奮的國王什麼都沒發現，還滿臉笑容地繼續往前走著。

到了宮殿前面，門慢慢的打開，門上有一排陶製的小人，各個都在為新任的國王行禮。

「快點兒！快點兒！我等不及要看看我的宮殿哩！」國王興奮地說道。

「別急，別急……」從遠方走來一位瘋婆婆，她的背幾乎要駝到了地面，聲音啞的像是千歲女巫發出來的聲音，背上還批著像米粉般長長的白髮。

瘋婆婆猛然一抬頭，把國王嚇到跳了起來，瘋婆婆仔細打量著國王，國王看到瘋婆婆正打量著她，就裝著一副端莊嚴肅的樣子。

瘋婆婆皺著眉，露出一副嫌棄的表情，她轉過身，拉著國王的袖子，拖著國王走進了宮殿。

瘋婆婆問道：「跟在你旁邊的士兵呢？怎麼只看到一個漂浮在空中的蠢椅子？」

國王回頭看了看，才發現士兵們全都不見了，只剩孤伶伶的一張椅子停在宮殿的外頭。國王搔搔頭，對著瘋婆婆聳聳肩。

瘋婆婆搖搖頭，也跟著聳聳肩。

瘋婆婆帶著國王走到臥房，隨口說道：「這是你的房間。」國王看了看自己的房間。裡面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方形黃金，只要走過去把手貼在上面，這些黃金就會變成桌子、衣櫃、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而靠在牆邊的床，則是用水製成的，它可以根據你的身體調整成最舒適的形狀和軟度。再往下看，地板全是玻璃，透過玻璃可以看到一隻隻會發出溫暖光芒的小魚在快樂地游泳。

「這真是太神奇了！」國王讚嘆。

瘋婆婆走到窗簾邊，用手揮了兩下，窗簾往兩側快速地打開，強烈的陽光從外面射進來，把房間裡面的黃金照得更加金光閃閃。接著瘋婆婆用手指向不遠處的高塔，說道：「那裡就是你今後工作的地方，只要時間一到，對著全國報時間就好了。」說完，瘋婆婆就轉身離開。

「我的工作就只有這樣嗎？」正想大顯身手的國王回過了神，失望的問。

瘋婆婆一句話都不說，就轉身離開了。

國王一頭霧水地看著他金光閃閃的房間，呆呆坐在水床上，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他心想：「國王應該是要有很多事要做的啊，現在我該做些什麼好呢……」國王想著想著就睡著了。

第二天，國王從床上驚醒，回想昨天，再看看自己，他自言自語道：「我現在真的是一位國王了。」

他拖著笨重的身體，走到窗邊往外看，天色還灰灰的，路上連一個人影也沒瞧見。

「啊！差點忘了。」國王突然從夢中驚醒，「昨天瘋婆婆交代我說要到高塔上報時間，大家沒聽到時間，難怪外面一個人都沒有。」

國王立刻衝下樓，連早點都沒吃，就直接坐上漂浮椅子，用全速飄到高塔。

一進到高塔，國王就看到像太陽一樣大的鐘，時鐘上的時間還沒到六點呢。

國王摸著胸口，鬆了一口氣，他站在高塔上，往下面看了看，心想：「這裡比起我之前住的破王國好太多了！路邊滿是花朵……不像我之前住的破王國

連一根小草都沒有；而且這裡每片田野的農作物，看起來都長得又大又多汁，不像我之前住的破王國，連塊完整像樣的田野都沒有。」

想著想著，時間已經六點了，國王清了清喉嚨，對著整個金王國大喊：
「上午六點，起床了，現在是早飯時間。」

國王喊完就立刻往下瞧，終於有幾個人從屋子裡走了出來，這些人各自走到他們自己的田野，用手撫摸著土壤。土壤一下子就長出了一株株又大又圓，美如寶石的水果，這時人們從口袋拿出一根管子插在水果上面，管子開始源源不斷的流出果汁來。之後他們拿著一個大布袋把其他的水果全部都裝在裡面，再把這些裝滿水果的布袋拿給路邊的小販。

小販手裡握著一個小而精緻的盒子，大家把大布袋放進那個只有手掌大小的盒子。那個盒子就像吸塵器，把所有的布袋都吸到了那小小的空間裡。

等大家都裝完了，小販再把盒子拿到另一個小鎮去。

到了另一座小鎮，小販把盒子倒過來放在地上，所有的布袋全都掉了出來，布袋一碰到地面，就像活了起來，長出了小腳，把蔬菜水果分散給每戶人家。

這座小鎮的人們正在捏製碗盤，他們把黏土搓成一顆顆圓形的球，再用力丟在地上。這些球狀的黏土就成了一個個的碗盤。接著他們把所有的碗盤往天上一丟，就變成了活潑的紅色；又丟，碗盤變成了高貴的暗紅色，再丟第三次；碗盤上竟然出現了美如鑽石的點綴。

他們把做好的碗盤放在同樣的布袋裡，再吸進小販的盒子中，接著小販再把盒子拿到另一個小鎮去。

就這樣，他們重複著同樣的動作，從早上到傍晚，每天都過著一樣的生活。

國王也跟他們一樣，從早上到傍晚，每天都過著一樣的生活。

上午六點，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起床了，現在是早飯時間；

上午七點，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工作時間到了；

中午十二點，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中午了，現在是午餐時間；

下午一點，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現在是午睡時間；

下午一點半，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起床了，要開始工作了；

下午六點，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收工了，現在是晚餐時間；

晚上十點，他對著全國人民大喊：晚上了，現在是睡覺時間。

國王每天喊著，他快被這種無聊的日子搞瘋了！

他根本不需要維護金王國的治安，因為金王國的所有人都是要什麼有什麼，根本不會有人想要去當小偷或是強盜。

日子久了，國王覺得好無聊，他好想念以前那個又髒又亂、四周充滿著惡臭味、田野裡永遠長不出蔬菜水果的破王國。

他總覺得金王國好像少了什麼。
「到底是少了什麼呢……」國王心想。

有一天，國王在高塔把大家叫醒後回到宮殿，跟瘋婆婆說：「為什麼我每次從高塔往下看，都看不到大家快樂的表情，他們一定是不快樂。」

瘋婆婆生氣地說：「這個王國可是大家心目中最完美的王國！擁有童話故事般最美的風景。這裡一年四季從未下過雨，果實卻長得又大又甜，吃進嘴裡就像吃到糖果一樣；王國的各個角落都飄散著淡淡花香，聞了這香味就會讓人想起生命中所經歷過最美好的事；動物們也都各個充滿活力，每隻鳥兒都可以唱出史上最動聽的歌聲，河裡的每隻小魚都可以跳出最優雅的舞。如此美好的王國，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國王連忙搖頭，說道：「這我也知道，這個王國真的很美，但是總覺得好想少了些什麼……」國王越說越小聲，因為瘋婆婆的臉已經臭到可以嚇死最兇猛的野獸。

國王看瘋婆婆不裡會他，就失落地離開。

攝影 / 江元宏



國王為了尋找答案，有一天，他走到了宮殿裡的書庫，那裡的書幾乎堆疊到了世界的盡頭，他拿著望遠鏡，尋找記載著金王國歷史的書。

他找了三天三夜，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完全忘了要去高塔報時間的事，最後終於找到了那本書。

國王興奮地拿著一個幾乎高到天堂的梯子，再走到最裡面的那個書櫃爬了上去。他爬了好久好久，有好幾次踩了個空差點掉了下去，不過最後他還是拿到了那本書。

這是一本又大又厚的書，他把書綁在背上，再慢慢的爬下來，一到地上就迫不及待地翻開書本……

「好久好久以前，傳說中的神燈出現在現實世界中，當時這個神燈已經只剩下兩個願望了。原本幸福如神仙般的各個王國，都因這個神奇的神燈打了起來。在可怕的戰爭中，神燈躲到了一位小女孩的家中。小女孩的母親，在戰場中被亂箭射死，而父親則是為了自己的王國出征去了。只有這位小女孩待在家裡，她一步也不敢踏出去，因為只要一踏出去就必死無疑。這一天女孩無意間看到了角落的神燈，她心想：『這不是大家正在搶的神燈嗎？』女孩想了想，又搖搖頭，心

想：『不可能，這麼寶貴的東西，怎麼可能出現在我的家裡。』女孩看著那個神燈，自言自語道：『不過……不試試看怎會知道呢！』於是女孩就用她破舊的衣服擦了擦這個神燈，這時天地突然劇烈搖晃，這搖晃大到讓遠方在打仗的所有人都停下了廝殺，大家轉過頭來尋找搖晃的中心點，因為他們都知道，這種劇烈搖晃是由神燈造成的。所有人用飛快的速度跑到了女孩家，就在這時，一個精靈出現在眾人的眼前，精靈說：『主人，您有什麼吩咐？』小女孩嚇得用小手緊握著神燈，兩旁的人也都嚇得直冒冷汗，這時從人群走出了三位國王，他們威脅女孩說若不把神燈交給他，就要用可怕的死刑懲罰她。小女孩嚇的臉色發白，就用顫抖的聲音對著神燈說道：『我希望，所有的王國能夠成為我心中最完美的理想王國，並取名叫做金王國。』小女孩一說完，三個國王氣沖沖地衝向小女孩，小女孩嚇得大叫，想也沒想地說道：『我希望我能長生不死！』精靈露出微笑，點了點頭，跟神燈一起消失在空氣中。三個國王頓了一會兒，生氣得大聲對士兵下令：『用箭把這小女孩射死！』三個國王一說完，成千上萬隻箭就朝小女孩射了過去，但小女孩竟然躲過了所有箭，逃出人群。三個國王看小女孩消失在眼前，一下子不知該如何是好。他們慢慢收回怒氣，傻傻地站在一旁，待了好一會兒，其中一位國王說：『就讓我們結束掉這場愚蠢的戰爭吧！』於是大戰就結束了，從此這三個王國就合在一起，成為小女孩口中的理想王國——金王國。」

「神燈是無法控制情感和生命的，所以就算金王國是多麼完美，人們的心依舊是空蕩蕩的。時間久了，大家都習慣了這種生活，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沒了刺激追求夢想的冒險，快樂的笑容也就跟著戰爭，一起消失在這個世界中。」

國王看完書上的記載後，下定決心要幫助金王國找到最初的快樂。他把書帶在身邊，走出了宮殿，決定先到人民住的地方尋找方法。

因為國王太久沒有對大家報時間了，所以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加單調。想吃東西時，盤子上就能自己冒出美味的食物來，無聊時，桌上就能冒出好玩的玩具來。

在金王國裡，安靜到連鳥兒都停止了唱歌，水中的魚兒停止了優美的舞蹈，樹也不再因為音樂聲掉下葉子。

國王知道瘋婆婆現在一定正在找他，因為沒人幫忙報時間。不過他也知道，如果現在回去報時間，也沒辦法改善王國的情況。

國王往人民住的地方走去，沒多久，他看到了一位年輕小夥子，正彎著腰細心地種植稻米，國王又驚又喜，因為他好久沒有看到像他這樣不用金王國神奇的力量來種植植物的人了，所以國王飛快地跑向前去，拍了拍年輕人的背。

年輕人回過頭，看到是國王，就有禮貌地站起身來對國王行了一個禮，並開口說道：「您是新任國王吧！我叫做智者。」

「智者……」國王沈思了一會兒，「啊！你就是智者！不就是上一屆的那個世上最聰明的國王嗎！」

智者點了點頭。

「你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年輕許多呢！」國王說道。

「是啊，其實我已經有七十幾歲了，因為金王國的魔法嘛！」智者說道。

「對了！」國王像是想起什麼突然大聲說道：「我有個很重要的事想要問你，我正在尋找金王國的快樂，但卻毫無頭緒……」

「您跟我一樣啊！我之前也在為這件事煩惱，也試過好多方法，但是大家還是快樂不起來。最後我已經無計可施了，所以我才會辦那場荒唐的疊積木比賽，來尋找下任國王來繼承我的王位。因為我知道，要解除像神燈這種只會出現在夢中的奇幻魔法，就要有連作夢也想不到的意外才辦的到。」智者說。

智者的話隱藏著層層含意，但是新任的國王實在是太傻了，所以他歪著頭呆呆的看著智者。

智者笑了笑說：「我想您就是我要找的人了。」

「那你當時做了些什麼呢？」國王問。

「我在那期間尋找了許多金王國的秘密，也去書庫找了一些有關神燈的秘密。有一天我在書庫裡看書時，瘋婆婆也剛好走進書庫，她看到我皺著眉研究著金王國的歷史，開口問我說：『你覺得那位對著神燈許下活到千歲願望的女孩還活在這世上嗎？』我當時對瘋婆婆聳聳肩，回答道：『神燈不是不能控制生命跟情感嗎？所以我覺得她並沒有活下來。』當時瘋婆婆摸著他像米粉般的白髮，露出一臉有話卻說不出口的表情，最後她才終於開口說道：『你相信嗎……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一直覺得我就是那位小女孩，甚至我還能感覺到神燈就在我身旁』。我看著瘋婆婆一臉嚴肅的表情，和她那雜亂的頭髮，還有穿反的睡衣，就知道她是太老所以頭腦不清楚了，所以當時我完全不理會她說的話。」智者說道。

國王想了想說道：「或許瘋婆婆說的事是真的！因為……因為……」國王遲遲說不出一句話。

智者不打算再繼續這個話題，於是他開口說道：「說到願望……那您覺得第一個願望是什麼呢？我花了好長的時間在想這個問題。」

國王頓了幾秒鐘，馬上開心的說：「小女孩的媽媽被亂箭射死，一定是為了找神燈，要不她為何要到戰場裡呢？然後小女孩的媽媽一定是對神燈說：『神燈啊！希望你能到我女兒的身邊守護著她，一直到戰爭結束。』嗯嗯，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吧！」

國王一說完，智者馬上恍然大悟，激動地說：「對對對！我怎麼都沒想到，所以就算小女孩的第三個願望沒有實現，依舊能夠躲過成千上萬隻箭！」

「第三個願望不是實現了嗎？」國王又歪著頭看著智者。

智者太開心了，所以沒聽到國王的話。

「真是太謝謝您啦！我心中的謎團總算解開了！」智者說。

智者又摸摸下巴，自言自語道：「既然第一個願望是小女孩的母親許的，而第二個是小女孩許的，那就表示還剩一個願望，所以神燈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囉！」

智者一邊想一邊開心地笑，因為他知道要找回快樂的目標就在眼前了！他對著國王說：「我們先去找神燈吧，我想它應該就在宮殿裡，就讓我跟您一起回宮殿去找神燈吧！」

國王快速的答應了智者，於是他們就回到了宮殿。

一到宮殿的門口，就看到瘋婆婆氣沖沖地站在那兒，她一看到國王就指著國王大罵說：「你這不盡責的國王！還不快去高塔報時間！」

國王躲在智者的身後，智者露出微笑對著瘋婆婆說：「您還記得我是誰嗎？」

瘋婆婆看著智者，驚訝地說道：「你是之前那個史上最聰明的國王！」

智者點了點頭說道：「您對我說過那個神燈感覺就在您身旁，所以我想……」

瘋婆婆還在想釐清智者說的話時，智者就突然衝向前去，抓著瘋婆婆的肩膀用力搖晃，一個黑色的東西就從瘋婆婆的白髮掉了出來。

「是神燈！」國王大聲叫到。

因為愚蠢的國王實在是叫得太大聲了，所以整個王國的人都聽得一清二楚，國王撿起神燈，心想終於可以讓其他人瞧瞧自己當國王的實力了，於是他就拿著神燈一邊從山頂上的宮殿一路往山下跑啊跑啊，一邊心想該如何利用這個神燈來替金王國找回快樂。

智者和瘋婆婆和所有村民都在後面追著國王，這可是金王國的人第一次不用魔法，而是用自己的腳在地上跑步。

智者怕國王會對神燈許下無法挽回的笨願望，所以追著國王；瘋婆婆則是想看看從她自己頭髮裡面掉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所以追著國王；而那些村民則是怕會失去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所以追著國王。

國王一邊跑，一邊回頭看著那群村民，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一群可怕的蜜蜂，嚇得國王一不小心扭到了腳，摔了一大跤，從半山腰滾到了山腳下，這一滾，把神燈裡的精靈滾了出來，天地開始劇烈地搖晃，天上頓時烏雲密布，好多人都被震倒在地上。

精靈說開口說道：「主人，您有什麼吩咐？」

國王被眼前得精靈嚇了個半死，因為這個精靈一點都不像想像中的那樣夢幻，反倒是像從地獄爬出來的魔鬼。

國王被這一嚇，不小心鬆開了手，把神燈摔到了地上。

因為神燈已經經過了千萬年的摧殘，所以這一摔，可真的把神燈裂成了兩半，精靈用著宛如巫婆般的尖銳叫聲大喊，還沒喊完，精靈就跟神燈一起化成粉末，消失在村民的眼前。

金王國的所有建築開始全都碎成碎礫，而長久以來沒下過雨，只靠著魔法維持濕潤的土壤，一下子乾成了細沙。沒有魔法的維護，這一切全都還原成最初的樣子。

智者開始哈哈大笑，瘋婆婆不知道發生了啥事，她只是看著智者笑所以也跟著哈哈大笑，接著所有的人都笑了起來，因為他們看到眼前那片乾巴巴的土壤，才終於了解真正重要的是藏在神燈魔法背後的魔法。而這魔法跟神燈的魔法完全不同，它是一種要靠雙手才能實現的魔法。

最後，金王國依然每天按時工作著；國王依然每天到高塔報時間；智者依然在田裡種田，並教導村民們如何種田；而神燈呢？它啊——從此跟著它的第三個願望消失在宇宙中。



攝影/ 林子喬



王詩榕・應用音樂系・

自幼學琴，寫作、畫畫，沈浸在藝術的世界裡。
喜歡看書、讀詩，影劇，旅行，這些都成了我創作的觸發。

【優選】

錯身

（一）他

連假期間街道上處處都是逛街的人群，有父母牽著小孩，也有相互依偎的情侶，還有正在玩耍嬉鬧的年輕人們，一個人步行在街道上總是略顯孤寂。要是可以景翔闕也不想在這種個個成群結伴的日子裡踏入街道，想當然今天的他並不是來逛街的，而是又再次敵不過母親那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堅持才勉強來這附近參與母親這週週必安排的相親行程。

不是他長得不夠俊，稍微自傲一下，也許不到潘安再世，但至少也長相斯文一表人才；也不是毫無長才，一事無成，想當年還是臺大醫科的榜首入學的，雖然後來無法往醫學界發展，但至少現在事業也算小有成就，是間小公司的老闆；更別說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怪癖，以至於無法親近人之類的，他已經是個正常到不能再更正常的男人了。像他這種生活規律，時時刻刻都不忘鍛鍊身材，充實學識涵養，幾乎符合現代女性夢寐高、富、帥條件的鑽石單身漢，為何還需要來參與這種相親活動呢？

其實從小到大他根本不需要追求女朋友，就有不斷的情書湧入，也許現在不比當年了，但收到女部屬的癡迷眼神還是不少。原因其實說來單純也複雜，也與幾位女生交往過，但每段戀情都十分短暫，最長的也不過一個禮拜。不是他不想擁有一個伴侶，只是總覺得一直找不到那個「對的人」。當然這個世代要找到真愛的機率本來就非常低，根據研究顯示現代人結婚的理由也不一定是因為找到真愛，但是他就是完全無法忍受跟一個「不對」的人交往，更遑論是相處一輩子了。所以這種相親的局只會永無止盡的繼續下去。

一條水藍色的手帕緩緩飄到景翔闊的腳邊，伴隨著一陣香氣飄入鼻尖。

「小姐，你的手帕掉了。」當景翔闊回神尋找那條手帕的主人，卻已經埋沒在人群中。

景翔闊握著手中的手帕，上面繡了一個「海」字，似乎就是這手帕主人的名字，越是握著，心裡就越湧起了一股說不出來的失落感。

（二）她

「司靈海——！」

「什麼事啊？禹歆。」

「哎呀！我們親愛的靈海女王終於肯回眸一盼屬下禹歆了啊！」

「少打嘴皮子了！都要成為醫生的人還這麼不正經！」靈海忍不住念起禹歆。

「好了啦！靈海老媽，今天怎麼那麼魂不守舍啊！叫你一百遍了還不知道人家在叫你。說！被哪個野男人勾走了七魂六魄了呀？」

「什麼野男人？說話真沒點正經。我剛剛只是在思索我的手帕怎麼不見了。」靈海皺著眉頭說著。

「你是說那條你之前休假在創意市集買的那條素布啊？那丟了正好啊！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那條那麼樸素，跟咱家靈海姊姊的氣勢怎麼匹配的了呢？換一條正好啊！」

「什麼素布啊？你懂不懂欣賞它那簡單卻有層次的暈染啊？」

「好了啦！說的振振有詞的，還不是因為上面繡了一個 sea，我們家靈海姊姊的名字，就在那邊自作多情自以為那條手帕是什麼遠方的白馬王子為你量身訂製的……。」

「我說蔣禹歆阿！看起來挺悠閒的啊！報告都完成了啊！」

「報告呀～我說那報告總是需要點時間才能高品質的呈現在靈海姐面前呀！我現在就回去繼續高品質進行。姊，記得這次分數給我高一點啦，拜託啦！我先走囉！」一溜煙，蔣禹歆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這貪生怕死的小麻煩精！不過如果還能像她這樣無憂無慮那也頂好的。」靈海喟然的囁語著。

司靈海覺得有股失落油然而升，好像遺落的不僅僅是一條手帕，也遺落了她的心。

（三）我們

「沒想到我真的能遇見你！」景翔闊激動萬分地看著司靈海。

司靈海略為驚愕的看著他。

「你知道嗎？我媽總是一直催著我結婚，甚至幫我安排了好多的相親對象，但我總是選擇逃避、拒絕。還有人以為我是同性戀者，但事實上是我無法跟任何人在一起。到後來，甚至大家都覺得我瘋了，竟然愛上了一對物品而不是人。我看到我母親擔憂的眼神，我看到朋友們同情的眼光，我看到大家對我譏諷的嘲弄。有一陣子我甚至相信了這個荒唐的事實，每天菸酒相伴，我只想借此不斷地麻痹自己，因為我曾經以為我是再正常不過的男人，我以為我會有妻子、孩子們，我會有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我甚至想好我想為他們做的一切，成為一個讓他們驕傲的好爸爸、好丈夫。我就如此消極了好一陣子，每天行尸走肉的，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要躺在這病床上的原因吧！咳！咳！」

司靈海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但心裡卻沒來由的緊縮了一下。

「景先生，請您先冷靜一下，我現在要為你進行例行性檢查，所以.....。」

「靈海，你先聽我把話說完，我知道自己只剩下這段時間了，什麼事我都可以讓你，就此時此刻這件事讓我固執一下。」

靈海微微的錯鄂了一下，聽到他叫自己靈海的時候反而沒有任何的不舒服感，反而有種像是本來就該如此，彷彿他們本來就該是一對親密的戀人。

靈海輕晃頭，試圖揮去這種荒唐的錯覺。

「靈海，你知道嗎？就在全世界都認為我瘋了，我也以為我瘋的時候，我發現其實不是這麼回事的。我愛上的不是那些東西，而是真正的愛上了那些東西的主人。那是從我幼稚園的時候開始的，從我撿到這個水藍色的髮夾開始，我開始對它有種執念，把它當寶物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盒子裡，一直希望有一天能還給這個髮夾的主人，也許就是從這天開始其實我就已經愛上這髮夾的主人，與其說是想還髮夾，更正確來說是想見到這個髮夾的主人。」景翔闊邊說邊從盒子裡拿起髮夾。

在景翔闊拿起髮夾的同時，靈海眼眸一緊。

「後來我陸陸續續愛上了好多東西，其實也是那些東西的主人，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了原來那些東西都是同一個人的，而且有很多時候我們本該相遇，只是我們不約而同地錯過了。我會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撿到了一條水藍色手帕，原本撿到的時候只是想急忙還給那位女人，後來她就消失了，我這仔細一看才發現那是多年前我製作的，後來朋友把它拿去了創意市集販賣，他那時說賣個了一位女孩，我就一直很想見見那個買主，如今那條手帕又到了我手中，而且這手帕上多繡了一個中文的「海」字，我想見她的想望也就更加濃烈了。隔天我又要赴約一個相親場，只不過這次是我的妹妹禹歆介紹的，說是一個超優質，一個她一直很尊敬的姊姊。但是那天剛好她有個緊急病患沒辦法前來，只有我妹妹前來，他看到了我正拿在手上的手帕很是驚訝，她說那是靈海姐昨天不小心掉的手帕，還問我為什麼會有她的手帕，我才終於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司靈海，妹妹跟我說她的靈海姊姊非常喜歡水藍色，後來妹妹給我看了她的照片我更加認定這個氣質獨特的女人好像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那個女人。而且這幾天我細細想想，似乎我撿到的東西、愛上的東西都是這種靈海才會喜歡的那種漸層暈染的水藍色。」

景翔闊把盒子裡的水藍色物品一一拿出來。

「靈海，這些東西都是你的，對吧？」

「我覺得老天真是愛跟我們開玩笑，我們本該是鄰居，但你卻在我搬來的那天，你父母親就不幸過世了，你就搬去了叔叔家；我們本來會是幼稚園同學，你卻在我轉來的前一天，轉去別間幼稚園了，只留下了一個髮夾；我們本來應該是醫學系的同學，但我卻因為自己的破身體只能休學到美國治病；也許我們現在可能早已變夫妻了，卻剛好那天有緊急病患，沒能來相親，讓我們又再一次的錯過。靈海，當我知道是你的時候，我是多麼的想見到你，我好怕今天又因為什麼事，又

不能遇見你。」景翔闊的聲音越來越虛弱、微小。

不知不覺司靈海的面龐已經佈滿了淚水。

「靈海，最後一句我要告訴你的就是：司靈海，我愛你！」
景翔闊用盡了全力說完了這句話，便閉上了雙眼，臉上噙著一抹微笑。

「景翔闊，不行！我命令你睜開眼！」司靈海搖晃著他的身體，大聲地嘶吼著。

「快派人到三七九病房，有病人要急救！」

（四）遇見後的她

翔闊，你已經離開了三百六十五天，我看了那本禹歆交給我你天天寫下的的日記了，謝謝你那麼愛我。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我也無法愛上任何男人的原因了，原來我們都在互相等著彼此。有時候真討厭老天爺，為什麼遲遲不肯讓我們相遇，如果我們早早就相遇，你也不會又那些自甘墮落的歲月，你也就不會得肺癌死去了吧？偏偏要在你人生的最後一刻，才讓我們遇見，讓我們又再一次錯身。翔闊，雖然我們從沒牽過手、接過吻，從沒交往過，但我們卻比任何一對愛人，心靈更是緊密。雖然我們不斷地錯身，但我們的心靈卻總是相繫的。

「景翔闊，我愛你！」司靈對著天空大喊。



攝影/貳拾參

讓

審查委員

複審 + 決審

藝術先行

攝影／游亞蓁

複審委員

陳峻誌

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

台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亞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評審記錄：第一屆聯合盃作文大賽-初審閱卷員。(97 年)

第一屆大甲澤安杯寫作大賽-初審閱卷員。(103 年)

郭哲佑

目前就讀台大中文所

紅樓詩社

風球詩雜誌 Z+6*9 主編

曾獲台大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基隆海洋文學獎

評審記錄：台北市復興高中文學獎評審

決審委員

王希成

高雄縣岡山鎮人，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任職中美和石化公司。曾任太極拳雜誌社發行人兼總編輯。《掌門詩刊》同仁。著有詩集《那一夜拈花微笑》（1994）、《生命是一口幽深的井》（1998），散文集《生命樹》（1987）、《人在燈火輝煌處》（1992），翻譯《拜倫的世界》。

一九八八年，詩作〈士兵與平民〉獲青溪新文藝朗誦詩銅環獎；一九九二年，《人在燈火輝煌處》獲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優良讀物；一九九八年，散文〈工廠七日記〉獲中央日報第一屆「勞工文學獎」評審推薦獎；一九九九年，〈陽光和雨的美麗與哀愁〉獲高雄市文藝獎佳作。


侯紀瑄

原名侯紀萍，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

在侯紀萍時期曾獲聯合文學新人獎、法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專案補助。作品〈髒話紀事簿〉曾獲第二十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類首獎，知名作家廖輝英表示：「把素來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髒話，拿來當主題張揚，頗有梁實秋嘻笑怒罵、無可入文的餘風。」目前專事寫作。

薛赫赫

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曾就讀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長年關注宗教會通領域。至陽赫赫，至陰肅肅，是宇宙生成、天地運轉、生長斂藏、剝反往復，循環不已的兩種現象與力量。赫，火光明亮，內藏照破黑暗無明之意象。



製作團隊

封面 + 攝影 + 編輯 + 主辦 + 指導

攝影 / 陳彥名

製作團隊

封面設計

林育正 渴望愛情的貓

編輯者

董泰錡 晷跡文學社社員

簡巧羽 晷跡文學社社員

攝影者

林子喬 姑農

游亞綦 應用音樂系藝術管理組

涂薊勻 應用音樂系藝術管理組

蕭羽廷 應用音樂系藝術管理組

簡巧羽 應用音樂系藝術管理組

林雅雯 視覺藝術研創中心

董泰錡 應用音樂系藝術管理組

吳書宇 應用音樂系藝術管理組

陳孟榛 應用音樂系工程創作組

江元宏 應用音樂系工程創作組

梁丹郡 應用音樂系創作組

陳彥名 應用音樂系助理

主辦單位

共同教育委員會

指導老師

宋千儀老師

簡佩琪老師

廖淑晴老師